

鴛鴦女俠



剡谿徐哲身先生著

三續
崑崙

鴛

鴛

女

俠

傳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自序

這部鴛鴦女俠。就是峨眉飛俠的續集。也是崑崙劍俠的三續。至于四續。書名叫作恐怖鬼俠。已在付印中。不日當也可同讀者會面了。這四集武俠書。不佞雖不敢自詡爲武俠書中的全璧。但以崑崙劍俠論。不數年裏頭。已經十版了。這便是讀者賞識于牝牡驪黃之外的證據。峨眉飛俠是緊接崑崙劍俠的第一續。雖然是客歲春季出版的。現在也爲讀者所贊許。所以在本書鴛鴦女俠未曾出版以前。凡是讀過崑崙劍俠和峨眉飛俠兩集的讀者們。沒有一個不到春明書店去問的。一則因爲凡有讀書癖的。大概讀了上集。不作興不看下集的。二則不佞的筆墨。已在小說界中混過了三四十年了。所做的小說。好好歹歹。長長短短。不論大部頭。小部頭。一共已有一百零六種之多了。就因熟極而流。熟能生巧的緣故。頗能猜測讀者的心理。老實說當然在一部書完結的時候。不無費一點兒關子。

引人入勝的話。也不敢講。不過總也費了一些腦汁。必要使讀者去看下集。這點本事是有的。現在這部鴛鴦女俠。自然以女俠爲經。別種事蹟爲緯。其中奇奇怪怪的人事和劍術。的確捏在一起。猶之乎將白糖調在粉裏一樣。或者不至於遜於以上兩集。還有一樁頂大的奇怪事情。就是鴛鴦女俠。也會被人強姦。究竟強姦與否。這要請讀者。只破費三四角錢。便可一目了然了。並且再給讀者不好消息。第四集的恐怖鬼俠。因是全集的大結構。似乎更有精彩。讀者去買不佞的書籍。還可以照碼打一個七折。這也算春明書店賣我的交情。我也對於讀者破費了買書錢。也好略略減一些兒罪過。本書急于出版了。不佞也不另外再做迂腐騰騰文言的序文了。就將這個敬告讀者的微意。作爲本書鴛鴦女俠的自序。時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徐哲身序於申寓養花軒小說編輯處

長篇神怪
武俠小說

鴛鴦女俠

上册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秋水神潛逃八卦爐 | 李峨嵋險死千絲索 |
| 第二回 | 花燭夜新郎教授風流學 | 大羅天老子演講道德經 |
| 第三回 | 和尚行兇推拿孕婦 | 道人作法欺侮勞工 |
| 第四回 | 滑稽姦案粉黛變虔婆 | 勢利財翁銀錢造惡孽 |
| 第五回 | 種瓜得瓜收成有果 | 逢怪捉怪枉自成妖 |
| 第六回 | 得紅褲毒蟒遭殃 | 失小衣新郎晦氣 |
| 第七回 | 冷箭飛來逢敵手 | 烈焰燒出斃尼姑 |
| 第八回 | 台粲蓮花戲調鳳侶 | 眉豎柳葉打進龍宮 |
| 第九回 | 女俠罩入鎮海鐘 | 真人光臨水晶殿 |
| 第十回 | 神仙天庭審巨案 | 妓女玉貌染微瑕 |

第十一回

世妹愛師兄風情旖旎

書僮遇黃狗腿肉淋漓

第十二回

老父貪財賣嬌女

尼姑作法誤夫人

第十三回

縊死鬼繩索無蹤

桂花仙情絲牽合

第十四回

惡判見色起淫心

閻王無私延女俠

第十五回

劍俠奪公文難爲小鬼

包公審鉅案苦了判官

第十六回

一道祥光直入清風嶺

幾聲妙語聯成姊妹花

長篇神怪
武俠小說

鴛鴦女俠

上冊

刻谿徐哲身著 平憶茜校

第一回 秋水神潛逃八卦爐 李峨嵋險死千絲索

這部鴛鴦女俠也可以說就是峨嵋劍俠的續集。是書中的主角鴛鴦女俠。務請讀者切莫性急。看到後來自會明白。現在先敘太上老君對玉鼎真人說。可將此人帶回宮去。由我親自查明辦理。那時崑崙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等人都在外面候信。待一聽到這個消息。都替秋水神着急得只是一把一把地揮着冷汗。因爲秋水神又無業師。更沒根基。前回的事。竟致鬧到老君的宮中。事至如今。尙覺近在目前。結果總算承蒙老君例外寬恩。未曾見責。此次秋水神被老君帶入八景宮中。前去審問。總是覺得凶多吉少。只要老君萬一動怒。秋水神便無性命的

了。崑崙老人和徐李等人正在那兒急得手足無措的時候。只見玉鼎真人帶秋水神往八景宮中去了。急得碧霞和峨嵋二人。禁不住的掉下淚來。老人也只是搖著頭。微微地在那兒歎息著道。這如何是好。這如何是好呢。峨嵋含着淚水對老人道。這豈不是我們害了她麼。怎麼辦呢。老人道。祖師若是動怒。我們那能救她。你們哭泣。也是徒然。現在倒不如前去探聽爲妙。說着。三人便來到八景宮門之外。卽屏息靜氣地悄悄的走了進去。抬頭一看。只見老君很莊嚴的坐在蒲團上。而且滿臉的怒形於色。秋水神却跪在地上。直挺挺地那敢略一動彈。峨嵋見了這種情形。心知大事不妙。今日秋水神的性命。一定休矣。可憐她一生修道。費了幾許歲月。如今爲了我們。以致送了性命。我們怎能對得起她呢。峨嵋才想到這裏。忽聽得老君厲聲問道。你乃是個無師的壁虎之精。胆敢持着寶扇。濫以施用。闖入天庭。你知罪麼。秋水神答道。弟子知罪。惟求祖師從寬發落。不過弟子雖是一個無師的壁虎精。但是一生抱定鋤暴安良爲宗旨。至今數十百年。從未做

過一件有逆天理的事情。老君聽了。不覺點頭冷笑道。哼。你這無師教訓的逆畜。胆敢欺騙於我。你說扶助良善。胸前怎有日月神針之傷。可見口是心非。適得其反。邇今我不除你。更待何時。老君說罷。回頭呼道。來。只見兩個童子。走上前去。但不知老君對他們說些甚麼。沒有聽見。再說那崑崙老人和徐李二人。一聽老君大發其怒。不覺嚇得目定口呆。臉容失色。尤其是李峨嵋。她不顧三七二十一的大叫道。哎。完了。完了。說着。便奔將進去。要想證明秋水神確是良善之輩。懇求老君開恩。那知老君叱道。誰敢前來求情。快快與我退立在旁。嚇得峨嵋仍舊縮了回去。心中暗自悲傷。唉。秋水神姊姊。爲着我們竟致害了她了。偷眼去看秋水神。還是跪在中央。很可奇怪的。倒說她一點都不害怕。老君又罵道。你這畜生。我看你滿懷思春。決不恕你。免得下凡。少害世人。這話徐碧霞和李峨嵋一聽。覺得十分奇怪。心中暗想道。老君祖師。太覺可怪了。秋水神姊姊現在思春。如何倒能知道。而她確是好人。怎麼竟會不知道呢。這未免太冤枉煞人了。原來老君並未

留心細看。所以並沒看出秋水神良善的心田。至於她在思春。却顏形於色。因此一望而知。這時的秋水神。也不申辯。好像一隻可憐的羔羊。只是在那裏待屠而已。一時宮中鴉雀無聲。只見方才的那兩個童子。從裏面扛出一隻金鼎。放在庭前。不久。下面燒起熊熊的炭火。金鼎上便發出萬道寒光。好不令人可怕。老人和徐李等三人一見。便知道這就是秋水神葬身的所在。也不禁老淚橫彈。要想代爲申訴。却又不敢。眼見秋水神不久就要死於非命。頗覺於心不忍。真覺得進退維谷。也只有徒呼負負而已。正在此時。兩個黃巾力士。不由分說。將秋水神推入金鼎。老君不住的說道。與我快快多加烈火燃燒。說着。回頭又對老人等三人道。你等在此何幹。我嚴辦此逆畜。與你等何涉。還不快快回去。老人和徐李二人一聽。知道老君尚在動怒。沒奈何。只得慘然地步出入景宮門。三人默然無語。一路走來。只見些神鶴仙禽。無數的異草奇花。拂拂清風。迎面而來。維覺陣陣花香。好不令人爽快。在他們三人。因爲秋水神被老君用金鼎燃煮。性命即在呼吸之

間。所以雖看到如此美景。倒覺得分外傷悲。三人出了南大門。騰空而下。仍回蔣府。現在不敘老人等三人仍回蔣府而去。轉頭再說秋水神被兩黃巾力士推入金鼎之中。她在鼎中。聞到一陣奇香。撲鼻而來。可是太覺氣悶了。只覺滿體炎熱。神志昏迷。她早已失却了知覺了。以後的一切。都不知道。老君之將秋水神推入金鼎。用烈火燃燒。一則他以為可以為世除一大害。二則因為秋水神是一隻壁虎精。以此毒物鍊成丹丸。便可以救許多為毒所害的世人。這便叫做以毒攻毒。對症下藥。無有不驗。他覺十分得意。兩個童子。手執芭蕉扇。將炭火煽得緋紅。因此兩童滿頭大汗。正在此時。金鼎中突然透出一朵五色的美麗彩雲。老君一見。不覺哈哈大笑。吩咐童子道。可住手。不須再煽。現在丹丸業已鍊成。可以開而視之矣。老君說罷。就從蒲團上站立起身。下了玉階。走近金鼎。將金鼎用手打開。往鼎中一看。不覺倒退三步。連叫奇怪。奇怪。這事弄得我都有些莫明其妙起來了。原來老君以為丹丸勢必鍊成。誰知一看。那裏有什麼治毒的丹丸。倒說秋水神

沉沉地睡着在金鼎中。老君見了。怎不奇怪呢。於是擦了擦眼睛。難道我的老眼也竟會昏花了不成。老君一面自言自語的說着。一面再走近金鼎一看。仍見她睡意正濃。尙未醒來。可見老眼並沒昏花。心知有異。卽將秋水神喚醒。只見她睡眼迷迷地打了幾個哈吹。伸了一個懶腰。立起身來說道。悶死我也。說着。便跳出金鼎。傾覺精神煥發。滿體舒適。老君一見。更覺奇怪。心想其中定有緣故。否則此區區壁虎。心成丹丸。且屍骨無存。那裏還能清醒轉來。不免掐指一算。方始大悟道。喔。對了。對了。那知她修道多年。確然從未害人。致有一身正氣。爐火一時不能燒她。好險呀。要怪我是太大意了。險乎害一良善。好在她還沒有死。否則我於心何忍呀。老君從新走上玉階。坐上蒲團。將秋水神喚至跟前道。我幾乎錯責你了。你有此正氣。如再好自修道。將來必得佳果。也可位入羣仙。毫不煩難。老君對秋水神着實大大地誇獎了一番。回頭取了寶扇。遞與秋水神說道。你把這扇帶回去。仍還李峨嵋。老君又在兩只袍袖中東摸摸。西摸摸的。摸了一陣。摸出了一顆

珍珠和桂圓那末相仿大小。尤其是圓而且亮。不容說這定是希世之寶。也遞給秋水神道。這是三光珠。乃由日光。月光。星光中鍛鍊而成。故以三光名之。邇今贈你。獎爾一生苦修。頗頗不易。今後尙須自愛。勿負我意。秋水神接了三光珠。納入懷中。倒身下拜道。承蒙祖師恕罪。勿責。恩同再造。又蒙垂愛。頌賜寶珠。實感受寵。若驚。祖師的良言教導。敢不遵命。說着。深深地叩了一個頭。老君又道。今可快快下凡。替天行道。以安良民。速速去罷。秋水神又叩了一個頭。拜謝了老君。轉頭向外就走。她出了八景門。滿心快樂的。好像漏網之魚。路旁的天堂美景。也無暇賞覽。只聽得枝頭上的好鳥幽鳴。非常悅耳動聽。她匆匆地奔出南天門。亦回蔣府而去。秋水神因爲身懷至寶。居然也能騰雲駕霧。毫不費力。心中好不樂意。秋水神雖然能夠騰雲。轉瞬萬里。但是從天上到蔣府。至少也須幾分鐘才能到達目的地。現在讓她半空中騰雲而下。這幾分鐘的時間。豈可荒廢。趁此機會。就要說崑崙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等三人。從天上回到家中。只見自奇公子因爲他們

三人和秋水神未回。心中急得彷彿像熱鍋裏的螞蟻。只是坐立不安的在堂上踱來踱去。常常還要唉聲歎氣。而且打着自己的腦袋道。害人的東西。害人的東西。都是你。非但是害了許多人上天落地的來往奔波。恐怕又要害了秋水神姊的性命。你如何對得起人家呢。你這害人的東西。還是你代了人家罷。這種態度令人見了可憐也復可笑。那末自奇公子怎麼會知道秋水神的處境十分危急呢。讀者不是要以爲很奇怪嗎。自奇公子既不會求卜先知。又無先見之明。如何能夠知道秋水神的處境危急呢。原來人龍。秋月佳果。孤女。湯傑和帶髮和尚等先自回到蔣府。那時自奇一看他們業已安然回來。惟有崑崙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及秋水神未回。心中不覺一跳。急忙問道。怎麼他們四人未回。難道他們都沒有性命了嗎。秋月孤女等不約而同的答道。碧霞師姊等倒也罷了。只有秋水神姊的性命。恐怕不保。現在被太上老君帶回入景宮去審問。你說危險不危險呢。他們三人前去打聽消息。雖不和我們同來。却無性命之虞。你儘可放

心自奇聽了。雖覺安慰。又覺憂愁。安慰的是老人和兩個愛妻都能安然回來。憂愁的是秋水神爲着自己的婚姻之事。反而累了她了。真所謂熱心人招來是非多。當然要與心不安。所以在堂上踱來踱去。一愁莫展。自奇正在大發其欲氣的時候。崑崙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三人從空中飛下。自奇一見。立刻迎了上去。忙不迭的問碧霞和峨嵋道。秋水神姊姊的性命怎麼。徐碧霞答道。她已被老君帶去審問。自奇頓着雙脚道。我早已知道被這個騎牛的老頭兒帶去了。我問是她的性命保不保呀。李峨嵋道。秋月孤女等可曾回來。怎麼沒有看見。自奇恨恨的說道。回來了。早已回來了。這種有要沒緊的說他什麼。你怎麼一點不知道急其所急。緩其所緩的呢。問你們秋水神姊姊現在的處境如何。你們總是慢吞吞地說不出來。真把我要急死了。真把我要急死了。自奇公子一面說着。一面亂頓其脚。老人深深地歎了口氣。插嘴道。唉。秋水神的性命恐怕難保。自奇一聽。不覺慘然於色的着急道。怎麼怎麼。天呀。你怎麼不生眼睛的。如何遭老君所殺。豈不是

沒有天理了嗎。那末她怎會觸怒老君呢。徐碧霞將秋水神持着小掌扇。向二郎神拚命濫搨起。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一直說到老君用金鼎將秋水神焚燒。自奇聽說。嚇得他幾乎失聲痛哭。連連歎道。死得太可憐了。死得太可憐了。連屍骨都成灰燼。此時人龍佳果兩對夫婦。以及湯傑帶髮和尚。都從裏面走出。聞知此事。都爲秋水神深深可惜。都說老君也有冤枉的事。掌珠麗華梅花娟仙等人。來到堂前。聽到了這個消息。因爲平日和秋水神的感情。十分要好。得此惡耗。誰不爲之心疼。個個都哭得像淚人兒似的。大家衆議。秋水神旣死。就是萬分傷心哭泣。也是徒然。決不會就此還陽轉來。但是我們總要想一個善後的辦法才對。掌珠說道。秋水神姊姊。完全是爲我們蔣家而死。這樣說來。她是我們蔣家的大忠臣。本當將她從豐收斂。而今屍骨無存。如何是好。然而我們也應該留個紀念。自奇公子連連點頭道。到底是你想得週到。否則我幾乎忘了。不錯。我們理應留個紀念。我們不如造個神主。以作永遠的紀念。不知好否。衆人都很贊成。除此之外。更

無他法。大家正在紛紛討論。誰知一個丫嬛滿臉驚慌之色的從裏面飛奔而出。地大喊道。哎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衆人聽了。爲之一愕。自奇急忙問道。什麼事情。如此大驚小怪。丫嬛上氣不接下氣的答道。三……三……三……三……三少奶奶吊死在房裏了。三少奶奶吊死在房裏了。衆人一看。果然不見峨眉。莫不大驚。尤其是自奇公子。急得臉無人色。大家忙不迭的奔到房中一看。但見李峨眉高高地吊在繩上。大家都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緒。李峨眉爲什麼上吊縊死呢。這豈非成爲疑問。徐碧霞急忙將峨眉抱了下來。輕輕地將她睡在牀上。用手在她胸前一摸。雖不完全氣絕。但是也只乘一遊絲。性命就在瞬息之間。老人道。不須慌忙。還有辦法。只要用追魂丹無不奏效。徐碧霞卽忙取了一顆小小的金色丹丸。化在開水之中。灌在峨眉的口中。不到二三分鐘。李峨眉的腹中。一陣雷鳴。響了一陣。又是一陣。如此有四五回之多。才見峨眉漸漸蘇醒。衆人見了。就知她業已脫離險境。自奇公子見了。方始胸中一塊石頭落地。大大地吐了一口氣。搯了

一把冷汗。說道：好了。好了。真的幾乎把我嚇死。這時峨嵋非但清醒。而且已經回復原狀。衆人問爲何溜入房中。自尋短見。要知李峨嵋因何自殺。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燭夜新郎教授風流學 大羅天老子演講道德經

却說李峨嵋服了追魂丹。蘇醒之後。衆人問她。因何上吊自縊。峨嵋只是哭泣。總不肯說出要自尋短見的道理。掌珠道：三妹。我們一家公婆慈祥。夫妻恩愛。姊妹和睦。如此美滿家庭。而你竟突然出此下策。其中必有原故。三妹。你要說明。何若有不滿意的地方。只要我們能力所能辦得到的。無不照辦。自奇公子大加贊成的說道：不錯。你總要說出理由。無原無故。那會自殺。大家也以爲然。李峨嵋被逼不過。先微微地歎了一口氣道：我的要死。與家庭和你們。都毫無關係。徐碧霞不待李峨嵋說完。忙不迭的追問道：那末你究爲何事呢。峨嵋禁不住一陣心癢。掉了幾顆熱淚。微喟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雖不殺秋水神。秋水神

却也由我而死。衆人聽了她的話。等於白說。不說果然不明白。說了尤其莫明其妙。掌珠孤女姊妹。忙又問道。這話怎講。李峨嵋道。秋水神姊姊不是曾被我日月神針所傷。至今傷痕尙未痊愈。不知怎被老君所知。以此爲憑。一口咬定說不是善類。這豈不是我間接害了秋水神姊姊嗎。衆人聽見。方才恍然大悟。自奇公子道。秋水神姊姊的死。完全是我害她的。與你無干。就是說你間接害了她。那末你認爲間接害了她的性命。故而自殺。試問你如果真的死了之後。秋水神姊姊她是否因你死了。她就會活轉來的嗎。當然是不能夠的。這樣說來。你死得是全無價值的了。這般聰敏的人。怎會做出這等呆笨的事呢。李峨嵋被他們一說。自己想想。真的死得太無理由了。正當在這個時候。忽隱隱地聽得一陣仙樂。非常美妙幽揚。十分悅耳。動聽之極。衆人聽見這種音樂。心知必有神仙下臨。立刻走出庭前。那叮咚仙樂。漸漸由遠而近。老人率着大衆。跪在庭前迎接天仙。誰知來者。那裏是什麼天上神仙。原來是秋水神回來了。她從雲端中落下來。看見崐崙老

人率領着衆人跪在地上。她不懂是何意思。笑盈盈的說道。諸位。你們爲何跪着。是何原故。衆人聽這聲音。却是秋水神。不覺一怔。都疑心她是人是鬼。到底老人。深有道力。擡頭一看。喜形於色的道。你居然能夠生回。真真出人意料之外。這時衆人才知道秋水神並沒有死。自然不是她的靈魂。這一喜還當了得。別人倒也罷了。獨喜得李峨嵋直跳起來。一把將她抱住。亂叫道。我的好姊姊呀。你把我急死了。你怎麼會回來的呢。是逃出來的呢。還是那個老頭兒放你出來的呀。秋水神微笑道。祖師放我出來的。而且他還贈我一顆三光珠呢。還有峨嵋姊姊你的小掌扇。現在我已帶回來了。說着。隨手將寶扇遞於李峨嵋。他們一面講話。一面走進廳堂。老人和龍佳果湯傑帶髮和尚等人。都暫時告辭。到自己的房內休息。惟有孤女和秋月幾人。仍舊圍着秋水神問長問短的問個不了。秋水神便將前前後後的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衆人都覺十分奇怪。可見皇天並不負人。不然也無天理的了。徐碧霞忽然想着秋水神回來的時候。怎麼會有陣陣清

脆的音樂。難道是老君派了一隊仙樂送你下來的嗎。秋水神道。並未有仙樂送我。剛剛說到這裏。已是上燈時分。下人點上許多燈光。亮得如同白晝一般。一面又開上晚飯。因爲今日大家驚嚇了一天。現在居然個個安然而返。是件很可慶賀的事。所以掌珠早已暗暗吩咐廚房。辦一桌特別優美的酒席。並且買了許多鮮美水菓。一則慶祝秋水神死裏逃生。二則爲大家壓驚。這桌酒席。實在是萬不能少。這樣看來。掌珠的爲人的確是個又賢又慧的少奶奶。真虧她想得如此週到。自奇公子看看這席酒菜。既豐且富。十分歡喜。着實大大地誇贊了掌珠一番。卽將老人等統統請出。十五人團團坐了一桌。崑崙老人本來久已不吃烟火食。所以掌珠特意辦了不少各色美菓。故而老人雖不吃酒菜。却儘可吃些水菓。其餘之人。邊吃邊談。非常快樂。徐碧霞繼續剛才話。又問秋水神道。老君既未派人送你。這仙樂究竟從何來的呢。秋水神道。連我自己都不明白。害得大家都覺奇怪。就是老人都會莫知所以。秋水神忽向大家問道。剛剛我回來的時候。你們一

字兒的跪着。是何緣故。是否迎送天神。李峨嵋接嘴道。你還在說呢。我們就因爲聽見這陣仙樂。以爲必有天神下降。所以跪着迎接。倒恭恭敬敬的。誰知是你。白白地跪了許多時候。什麼人都不會想到是你的。衆人回想到剛才一字兒的跪着。忍不住都哈哈大笑個不止。孤女對秋水神道。爲了姊姊。幾乎害了人家的性命。秋水神顯出詫異的顏色問道。怎麼爲了我。幾乎要害了人家的性命。這句話令人莫解。孤女便將李峨嵋因何偷偷上吊。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徐碧霞還要像演戲般的形容出自奇公子在堂前的那股呆頭呆腦的獸氣。大家聽了。也覺可笑得很。自奇公子被說得有點難乎爲情。連連說。已過之事。等於明日黃花。無再談之必要。李峨嵋也搭訕着說道。秋水神姊姊。你不是說老君贈你一顆三光珠嗎。這定是異珍。我們倒要見識見識。秋水神因爲既逃了性命。又得了寶珠。正在高興。聽說要看她的寶貝。那有祕而不宣的道理。忙不迭的答應道。可以可以。秋水神便伸手探入懷中。這邊一摸。那邊一摸。上下摸個週到。未曾將寶珠摸

着。不覺神色大變的說道。哎。我的寶珠那裏去了。衆人無不爲之大驚。失此寶物。豈非可惜。秋水神再細細一摸。立即喜形於色的說道。找到了。找到了。險些兒把我嚇死。便將珍珠摸出。衆人一看。却是一顆又大又圓又亮的寶珠。老人一看。就知可貴。大贊道。這顆珠。是日月星光的精華鍊成。非但是稀世之寶。就是天上羣仙之中。亦少有此物。你須珍而藏之。不可大意失落。衆人在靜聽此珠的難得可貴。故而未曾注意其他。待老人說畢。但覺廳中雪亮。再看數十盞燈燭。黯然無光。幽似綠荳。那知已被此珠之光罩住。老人隨手將珠放入盆中。倒說竟會自行滾動。而且發出一陣美妙細樂。叮叮咚咚十分好聽。衆人直到此時。方始明白秋水神來時空中的音樂。原是此珠所發。衆人看罷。當然仍還秋水神。不必細說。是晚歡宴。就此盡興而散。各人自回房中休息不提。今夜本應李峨嵋值宿。願與麗華暫時對換。自然不成問題。這夜不回自己的臥室。去到秋水神的房中。又要替她吮被日月神針所傷的創痕。秋水神解開衣衫。待要呼吮。只見一身羊脂般細

膩的白肉。又滑又嫩。那裏還有什麼傷痕。早已痊愈的了。二人都很可怪。而且從秋水神的身上。還發出陣陣幽香。這事非但李峨嵋不懂。連秋水神也莫知所以。此事惟有作者一人明白。讀者不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說來。老君的八卦爐。原是專鍊丹丸而用。所有精華。尙在爐中。秋水神在裏面。既沒有死。底下烈火一燒。各種乘除精華。就成氣體。都被她呼吸進去。豈止傷口立時痊愈。連身體都被煉得會發出陣陣幽香。這夜二人倍覺親愛。李峨嵋就睡在秋水神的房中。二人有要沒緊的直談到金雞三唱。旭日東升的時候。二人才起身梳洗。這天崑崙老人和帶髮和尚湯傑。以及人龍佳果夫婦等人。都要告別。到杭州去遊山玩水。因爲那時正在春天。桃紅柳綠的確有趣。再三苦留不住。只得放行。一日容易過去。到了晚上。自奇公子便到李峨嵋房中。第一句開口就問道。你們昨夜講了個通宵。你現在覺疲倦嗎。李峨嵋因爲心中有事。那裏會有什麼睡意呢。精神正好得很哩。李峨嵋道。蔣郎。秋水神姊姊雖然沒有死。但是總受了許多驚嚇。她不是完全爲

着你的婚姻嗎。因此吃了不少苦頭。自奇公子點頭道。對啲。對啲。爲了我的事。倒害了她了。我實在有些對不起她。要如何報答她才好呢。李峨媚臉現得色的說道。你如果真意要想報答她。我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恐怕你口是心非。沒有這個誠意。自奇公子發急的道。冤者枉也。真真天曉得。要是我口是心非。沒有誠意報答秋水神姊姊。我今生不得好報。李峨媚連忙將自奇公子的嘴按住道。放狗屁。放狗屁。以後不准再這樣話。既有誠意。何必發此血咒。自奇公子又問道。我的好少奶奶。你既有很好的法子去報答秋水神姊姊。何不快說呢。李峨媚嫣然一笑的道。說出來恐怕你不答應。自奇公子頓足道。無不答應。李峨媚料知自奇公子確有誠意。便要來自奇公子答應娶秋水神爲妻。以補公主之缺。自奇公子起初尙搖着頭。似乎不很贊成。以爲報答恩人。何必定要談到婚姻。這種報法。實在是俗不堪耐。其他的方法。儘多着哩。李峨媚的要求。又遭自奇公子的拒絕。就笑着罵自奇公子。說他是一個無情無義的郎君。人家好意作伐。誰知竟如此迂腐。

定要他答應。而且把昨夜和秋水神在談話之間探知她也有意要嫁自奇公子的話。統統說給他聽。要是厭她是異類。太覺不情了。自奇公子被逼不過。只得答應。李峨嵎看見自奇公子已經答應。十分滿意。兩人就解衣就寢。一宿無話。第二天李峨嵎一早起身梳洗。精神覺得格外興奮。一脚就奔到秋水神的房中。就將昨夜自奇公子已答應娶她爲妻。告訴了秋水神。她聽了羞得滿臉緋紅。嫣然一笑。她的一笑。格外顯得標緻。動人憐愛。她雖不答應。也不對。可見得已經默認了。李峨嵎看見雙方都已不成問題。公婆方面更不必說。和衆姊妹一說。也都非常贊成。翻開曆本一看。明天就是黃道吉日。決定來日花燭。有錢本能通神。那消一日。早已把應用之物備得端端正正。一切齊辦。待到翌日清晨。蔣府之中。業已滿目燈彩。掌珠徐碧霞李峨嵎等衆位姊妹。都在秋水神房中。替她梳洗打扮。預備去做新娘。秋水神略施脂粉之後。愈顯得媚艷麗。一張像剝光鷄蛋般的臉兒。紅裏泛白。白裏泛紅。彷彿秋海棠般粉嫩。配着一張櫻桃小口。兩道柳葉細眉。挺

直的鼻樑。活潑的美目。誰都疑心她是仙女下凡。等到良辰一至。自奇公子便和秋水神交拜天地。成爲夫婦。就此送入洞房。諸親好友。因知各人連日辛苦。鬧房之舉。一律免除。待至更深夜靜。新郎將新娘面紅挑開一看。只見她低着頭。滿面含羞。這種羞態。令人愈看愈愛。便請新娘寬衣上牀就寢。自奇公子要教秋水神解去小衫。她不覺爲之失驚。因她本非人類。認爲決無如此羞人得得的事。一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這也不能怪她。自奇公子不得不溫柔教導。秋水神似乎還不深信。以爲他是在欺騙異類。又想到自奇公子是個誠實忠厚的人。不至撒謊。真是信否兩難。而且這種羞人得得的事。如何可以去向衆姊妹請教。後來總算因自奇公子說得唇枯舌爛。而後相信。才知道成爲夫婦。一定要有這麼一套玩意兒。始能生男育女。一度春風之後。夫妻十分恩愛。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雙雙慌忙起身。吃了參湯。便到七對老夫妻處。前去請安。回到房中。六位姊妹都來替他們道喜。自奇公子是經驗豐富。不以爲奇。惟有秋水神想到昨夜的事。羞得

她緋紅着靨兒。低垂着頭。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轉瞬之間。已過了八九天。一家團聚。十分快樂。一天的上午。自奇公子和七位妻房。正在花園中賞花取樂。滿樹的桃花。間着綠柳。景色非常美麗。陣陣香風徐徐迎面而來。精神爲之一快。枝頭好鳥齊鳴。完全是一幅美豔的春景。夫妻八人。正在園中玩得高興的時候。忽然蒼空中飛來一朵白雲。衆人擡頭細看。那白雲上站着的却是崑崙老人。說時遲。那時快。老人已步下雲端。向着衆人微微而笑。你們倒好不快樂。李峨嵋道。秋水神姊姊已嫁給我們蔣郎了。老人笑道。我們的蔣郎。叫得好不肉麻呀。難道我要來奪你們的蔣郎麼。說得大家禁不住大笑起來。老人又對李峨嵋道。自奇公子和秋水神結成夫妻。我已算到。不是你牽的絲嗎。可喜可賀。徐碧霞問道。你不是在杭州遊春麼。老人道。不錯。我知今日老君在八景宮演講道德經。此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那可交臂失之。豈不可惜。故而特約你等同往一聽。秋水神大喜道。我們立刻去罷。於是老人徐碧霞李峨嵋秋水神等四人。駕起祥雲。不消片刻。已到

南天門外。老人和徐李進了南天門。回頭一看。却不見秋水神其人。欲知秋水神何往。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和尚行兇誰拿孕婦 道人作法欺侮勞工

却說崐崙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等三人進了南天門。却不見秋水神。未知那兒去了。四面一看。那裏有她的影蹤。李峨嵋道。莫非她在門外。被天神擋住。不讓她進來。亦未可知。老人和徐碧霞都認爲有理。前去一看。秋水神却在走來。三人同聲問她何故走得如此之慢。是否爲天神所阻。秋水神點首稱是。後來取出三光珠。天神一看便知是老君所賜。始得放行。四人一路走去。只看見些綠茵細草鐵樹銀花。清風徐來。帶着陣陣鏗鏘仙樂。人在其中。飄然欲仙。不到片刻之久。已到了八景宮前。老人忽覺一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不覺啊啣一聲道。大事不妙。徐碧霞李峨嵋秋水神三人一聽。被老人嚇了一跳。忙問何事。老人便說到你們三

人出來之後。就有三個妖精。化成你們的模樣。要將自奇公子攝到他們的洞中。平分春色。現在快快前去援救。還來得及。三人聽了。頓時臉容失色。急不待緩的。道。速即下去援救。免出意外之事。四人立即奔出南天門。立上彩雲。趕回家去。才到半途。但見三朵烏雲。向西疾飛而去。老人一見。便知這三朵烏雲。是妖無疑。老人不及通知三人。只得以目示意。三人疾忙隨了老人。前去追趕。那知他愈追。前面的三朵烏雲。逃得愈快。逃得愈快。他們四人追得愈緊。心中暗想道。這三個妖精。倒也厲害。趕了許久。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將三個妖精追到。但見她們三人。一個變成徐碧霞。還有二個變得和李峨嵋一式無二。挾着自奇公子。老人等四人急忙趕上。將三人四面團團包圍。大罵道。不知羞恥的淫婦。盜人丈夫。便把自奇公子奪了回來。轉背向後就逃。那知三個不知高低的妖精。被他們罵得老羞成怒。又因一塊美味好肉。已經到了嘴邊。如今又被她們奪回去。倒覺於心不甘。回頭便追。追了多時。總是忽近忽遠。一時萬難趕上。不覺大怒。不達目的誓

不罷休。再說老人和徐碧霞李峨嵋秋水神等帶着自奇公子。用出平生絕技。飛回家去。早知那三個妖精在後追趕。預備將自奇公子放在家中。再和此三個妖精對敵。所以拚命飛奔。不及幾分鐘功夫。已到家門。連忙奔了進去。將自奇公子藏好。各人帶了武器。來至後園。三個妖精也已趕到。不由分說。就殺了起來。七個人殺作一團。你來我往的殺了三個回合。老人突然跳出圈外。對着徐李秋水神道。我不能幫助你們了。三人大叫道。快來援助。老人搖頭說道。我不能相助你們。三人還在求助。原來徐李和秋水神與這三個妖精戰了數個回合。便知不是平凡之輩。不可小視。倒是非常厲害。那末老人之不能夠相助。內中有個原故。因爲這三妖。變得實在太像了。她們打了三四個回合。連老人都辯不明白。那三個是徐碧霞李峨嵋秋水神。那三個是妖精。要是相助。恐怕殺錯。所以只弄得他搖頭歎氣。也毫無辦法。眼看着她們六人。殺得刀光閃閃。寒氣逼人。秋水神向李峨嵋使個眼色。峨嵋會意。便拋了自己對敵的妖精。去殺秋水神所敵的妖怪。秋水神

趁此機會。隨手將三光珠由懷中取出。祭在空中。只見三道金光。三個妖精的眼前。只覺得金光萬道。頭昏眼花。禁不住只得化爲原形。一隻是老鼠。一隻是兔子。一隻是黃郎。都抱頭鼠竄而逃。李峨嵋等也不窮追。那知三個妖精。雖逃了性命。然而已經受了微傷。回到洞府。各自養傷不提。再說老人等四人。尙在園中。空中忽又飛來一朵彩雲。徐碧霞等以爲此朵彩雲之來。必是三個妖精慘敗之後。請人前來報仇。待再細細一看。那裏是復仇的人。而是老人的師弟菁華長老。當卽按下雲頭。頷首笑道。師兄你在這兒。倒很清暇自在。崑崙老人也點頭道。師弟。你一向在何處。今到那裏。菁華長老道。我在各處雲遊天下。今日預備回山。回頭望着徐碧霞等。又問老人道。這三位是什麼人。老人一一代爲介紹。彼此招呼了。老人道。師弟。你倒快樂。有此暇情。逸致漫遊四海。長老微笑道。師兄。爲弟要回山了。我出山已有三月之久。小徒定必盼望。且有些微小事。就此告辭了。說着。向老人拱了拱手。駕起祥雲。騰空而去。不說徐李和秋水神等。度着美滿的生活。要說菁

華老丈駕着彩雲。來至大公山。早見徒兒呂慳英遙空迎接。師徒二人因有將近十旬未見。倍覺親愛。這位呂慳英小姐。便是本書中的主角鴛鴦女俠。從此以後。就再不稱呂慳英小姐了。廢話少說。菁華長老和鴛鴦女俠師徒二人。進了洞府。長老問起鴛鴦女俠近來的劍術練得如何程度。鴛鴦女俠一一對答。長老聽了。十分滿意。說着。便緊閉雙目。在蒲團上靜坐了約有一刻之久。忽然睜開雙眸道。徒兒過來。鴛鴦女俠恭恭敬敬的站在身旁問道。師父有何吩咐。長老道。徒兒。你的劍術已有八九成功。今可下山矣。鴛鴦女俠問道。徒兒學術自知尙未完全。今日師父教徒兒下山。不知何故。尙求明白告知。長老道。你七歲上山。至今已將有一十二稔。平日又專心好學。所以進步甚速。爲師決不無故令你下山。今有許多惡徒。專事害人。故令你下山。前去鏟除。鴛鴦女俠不知倒也罷了。一知之下。急不及待。緩的要前去爲世除害。長老道。你莫性急。說時。便走了過去。在壁上取下寶劍道。此劍贈你。鴛鴦女俠急忙雙手接下。一看此劍是一雌一雄。兩把合而爲一。故

名鴛鴦劍。鋼鋒銳利萬分。寒光閃閃。令人一見生畏。鴛鴦女俠之名。也由此而起。長老教她下山。因師徒相共多年。彼此慈愛孝敬。一時依依難捨。長老道。我本不忍令你下山。奈何許多良善。均遭災難。袖手旁觀。於心不忍。爲師不開殺戒已久。故你不能不去。鴛鴦女俠沒法。只得揮淚而別。下得山來。一直行了四五十里。天已將晚。來到一個小鎮。找着招商客店。小二含笑着迎了進去。招待得非常週到。忙着泡茶打水。鴛鴦女俠看了。心中暗自好笑。這種小人。如此慇懃招待於我。無非是要想多得幾個賞錢。定必是勢利小人罷了。用過晚膳之後。即將房門門上。左手按着鴛鴦劍。右手托着燭台。向四面照了又照。看看並無可疑之處。方才安心就寢。那知睡到牀上。翻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着。正在這時。隱隱聽得一陣哭聲。十分淒慘。鴛鴦女俠聽了非常詫奇。不知這哭聲從何而來。好奇之心。因此大動。很想一探究竟。跳起身來。將上下衣服。從新結束定當。背了鴛鴦劍。從窗中縱身上屋。抬頭四顧。月色明亮如晝。除此哭聲之外。萬籟俱寂。她隨着哭聲。向西而去。

蹤跳過幾家屋頂。看見一所小屋之中。射出一線燈光。鴛鴦女俠便知哭聲定是這家小屋之中發出來的。立刻蹤上那屋。要想探個究竟。輕輕推開一片瓦片。往下一看。鴛鴦女俠不看倒也罷了。一看之下。不覺勃然大怒。你道鴛鴦女俠因何如此大怒。她看見了些甚麼。待我說來。她蹲身往下一看。只見一個少婦。赤裸裸的一絲不掛。躺在牀上。掩臉痛哭。牀前站着一個大腹頭陀。旁邊一隻珠紅大盆。盆中盛着半盆熱水。那個賊禿在這少婦的大肚子上。正在推拿。預備將胞兒打下。必有用處。鴛鴦女俠一見。又羞又怒。我不除此禿驢。必害世人。今日我不殺他。誓不爲人。如此殘忍的賊禿。死不作惜。這個少婦也太覺可憐了。想到這裏。禁不住怒氣冲天。隨手輕輕推開數塊瓦片。將鴛鴦劍握在手中。飛下屋去。望準那個和尚的腦袋。雙手舞動鴛鴦劍。劈將過去。和尚將頭一偏。避過劍鋒。還身逃上屋面就逃。鴛鴦女俠那裏肯輕輕放他過去。也卽飛身上屋。不見和尚。往下一看。却在門前。女俠也竄下屋面。就與和尚戰將起來。兩個回合一打。和尚便知鴛鴦女

俠不是平凡女子。鴛鴦女俠也知和尚。大有來歷。不可小視。二人打了幾個回合。一個是劍光閃閃。一個是黑影一團。真所謂將遇良材。棋逢敵手。彼此一時都不能取勝。和尚使用一個泰山壓頂式。要取鴛鴦女俠的性命。鴛鴦女俠一看來勢兇猛。竟至如此可惡。好在鴛鴦女俠眼明手快。非但玲瓏活潑。而且身輕如燕。便輕輕避過。鴛鴦女俠將雙劍舞一個蜻蜓點水式。直取和尚。和尚一看。這個小娘子倒也厲害。非得留意不可。他邊想邊疾忙避過。回身用一個黑虎偷心的式樣。望着鴛鴦女俠努力進攻。只見拳頭像雨點一般向鴛鴦女俠的胸前送去。要想爪取她的五臟心肝。好不很毒。鴛鴦女俠一見不覺大驚。自己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拳之力。看看和尚拳頭愈逼愈緊。戰得鴛鴦女俠香汗霏霏。心慌意亂。幾乎劍路都要舞錯。和尚一看她的劍路將要錯亂。便改變使一個葉底偷桃。向鴛鴦女俠的下部打來。鴛鴦女俠一見和尚在改變拳路之際。略有一些破綻。她就趁此機會。急忙使了一個雙龍搶珠。飛起鴛鴦劍直向和尚刺去。和尚一個措手不

及大叫一聲不好。如山崩地裂的倒了下去。原來和尚的雙目業已失明。鴛鴦女俠緊上一步。手起劍落。將和尚斗大的腦袋。砍了下來。鴛鴦女俠看見殺了和尚。不覺盈盈一笑。心中十分得意。轉頭一看。門前一個很大的木魚。拿在手中。非常沉重。仔細看看。却是生鐵鑄成。隨手拋入河中。返身進屋。那個少婦仍舊睡在牀上哭泣。鴛鴦女俠道。你這位娘子。不必再哭。我已結果了那個賊禿。你的丈夫那裏去了。何故只有你一人在家。那婦人答道。我的丈夫是個秀才。現設帳在離此二十之遙的陸富翁府上。故而只留奴一人在家。今晚幾乎在此禿驢手中。死於非命。幸蒙恩人相救。容後圖報。鴛鴦女俠道。你說那裏話來。見人危急。豈無拔刀相助之理。道着。順眼看見牀邊一個大包。打開一看。裏面都是些金銀之類。還有數包丸藥。上面寫明一包是化屍粉。一包是補天丸。一包是催生丹。一包是安胎丸。鴛鴦女俠一看。都納入懷中。將安胎丸給少婦服了一顆。便至門外。將化屍粉取出少許。潑在和尚身上。立刻化爲清水。卽輕輕奔回客店。仍從窗中飛入臥室。

真真神不知鬼不知的。做了許多大事。殺了一人。又救了兩命。鴛鴦女俠做了這件事情。心中很是歡喜。不覺沉沉睡去。一覺醒來。天將黎明。便即起身。付清房金便走了。數武。心中想道。今日不如改趁航船。較爲簡便得多。可是現在時間還早。就走進一家菜館。吃了幾件點心。已將肚子裝飽。又問明航船停靠的地點。跑去果然一找便着。一看已有多人等着。航船亦將行駛。鴛鴦女俠便跳下船來。佔了一個艙位。也有幾個女客。不久也就開航了。行了許多路。鴛鴦女俠對面坐着兩個中年的男子。却在攀談起來。那個年紀較老的問那個年紀較輕的道。你這位先生尊姓。那人道。騎青牛而過關。老子姓李。那較老的這個。你道他是什麼人。他却是一個紹興師爺。所以涵養功夫十分好。而且他的姓也姓得好。聽見那人在佔他的便宜。非但毫不動氣。而且笑道。噢。原來是李先生。久仰久仰。姓李的見他却不動怒。着實是個土老兒可欺。便也問他道。那末你也尊姓啊。較老的不慌不忙的答道。暫白蛇而起義。高祖姓劉。鴛鴦女俠聽着他們二人。一問一答。十分

可笑。艙中又有一個人。他說自己是安徽人。他大談其武俠之事。衆人正在寂寞無聊。大家都在靜聽着他。他說親眼看見在安徽的省城裏。有一個專門挑水的張四。當然每天挑水。靠此營生。有一天。在街上走。一個不小心。將水潑在一個道士的身上。道士大罵張四道。你的眼睛怎麼沒有帶了出來。你看見嗎。竟會將水潑得我滿身都是。張四不服氣的道。你既把眼睛帶了出來的。如何你會碰到我的担桶。別人身上怎會沒有潑着水呢。道士連連道。對不起。對不起。說着。離空向張四的胸前。像推拿般的弄了一陣。張四也莫明其妙。仍舊挑着水走了。一直走到大餅店的面前。大餅師務毛梁可巧正在門前納涼。看見張四。不覺失驚道。張四哥。你和誰打過架。我看你面色失常。恐有性命之虞。張四笑道。我和誰打過架來。說着。仍挑着担走了。毛梁見拉他不住。最後對他說道。你如有什麼事。快來找我。張四聽了。頭也不回的去了。到了一家主顧家中。將兩桶水倒在缸中。忽然覺得一陣腹痛如絞。頭昏眼暗的倒在地上。口中吐着白沫。主人一見大驚。恐怕張

四死在家中。弄出人命。急得手足無措。張四忽想起方才的話來。便對衆人道。你們快去叫大街上萬隆大餅店裏的毛梁來。欲知張四性命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滑稽姦案粉黛變虔婆

勢利財翁銀錢造惡孽

却說張四一陣頭昏眼暗。倒在地上。忙派人去叫大街上萬隆大餅店裏毛梁。不到一刻功夫。毛梁來了。一看張四臉無人色的倒在地上。只留奄奄一息。離鬼門關也已不遠。他連忙從懷中取出一顆黑色丸藥。將張四的牙關挖開。用開水把此黑丸給他服下。沒有許久。便聽得張四的腹內。一陣腹響。竟和雷鳴一般。少頃。張四大叫一聲。喔唷。痛死我也。說時爬起身來。衆人看見之後。就知己脫險境。毛梁道。張四哥。你現在醒來了嗎。我勸你暫時休息數天。不要再去挑水。暫避數天。再作道理。切不可說是我救你。張四眼前雖滿口答應。回到家中住了三天。果真沒有出外。誰知他是做一天吃一天的窮漢。三天沒有出外營業。弄得吃盡當光。

借貸無門。到了第四天。仍舊出去挑水。那料挑水到了北門門口。兜頭碰到那個道士。道士一見張四。不覺失驚道。你沒有死嗎。張四答道。我那裏死。不是好好的活着嗎。道士道。沒有這麼一回事。一定有人救你性命。你快告訴我。與你無涉。張四聽了道士的話。便想着毛梁關照自己的話。不可說出他救了我的。隨口便答道。並沒有人救我的性命。教我那裏說得出來呢。道士說他必定有人相救。否則有死無生。張四一口咬定。並沒人來救他。道士道。你不肯說嗎。老實告訴你。我用的是虛陰內功。你必無生理。現在你老實告訴我。何人救你。與你不涉。否則吹歪你的腦袋。當場死於非命。問你到底肯告訴否。要是不然。莫怪言之不預。張四沒有法子。只得說是大餅店裏的毛梁所救。道士要張四同去一會毛梁。張四心中暗暗想道。毛梁救我的時候。千叮萬囑。叫我切不可說出是他所救。現在如何可以同這惡道前去會他。假使不肯和他同去。我的性命。便在呼吸之間。真是進退兩難。如何是好。實在被道士逼得無法可想。只有和他前去。兩人同行。張四在前。

道士隨後轉了二個灣。來到大街。張四遠遠望去。只見毛梁赤露着上身。却在門前吹涼。張四又不能通知他背後的惡道。要來尋着你。只得把嘴歪了歪。這麼打了個招呼。毛梁會意。返身向裏就跑。待張四和道士走到大餅店的門前。毛梁再從裏面跑出。兩人既不招呼。也不打話。惟見他們二人懸空亂摸了半天。外行的人。不知他們在弄些什麼玩意兒。那知他們二人都用的是內功。剛才毛梁進去。就是在運氣。二人鬼摸了一陣。道士道。很好很好。再過幾年與你相見。後會有期。後會有期。說着。頭也不回的走了。毛梁眼見道士走後。返身回到裏面。把被頭鋪蓋統統打好。便向主人辭職。算清工資。掘了鋪蓋就走。後來毛梁到底到什麼地方。也無人知道。再說那個道士。有人看見已死在北門外的城隍廟中。可見那個道士的本領。不如大餅師務的好。那人講得有頭有緒。好像身歷其境一般。衆人聽得也津津有味。鴛鴦女俠聽了。也很佩服這個大餅師務的本領。着實不小。這天乘客談談說說。倒也容易過去。舟子一看。時將傍晚。因恐夜航諸多不便。也就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着急道。你拉住我做什麼。老婦道。你還得陪我睡一會兒。少年怒道。放你的屁。說着。拚命地掙扎。然而那裏動得分毫。老婦大叫大跳道。你這負情的郎君呀。衆人都被她驚醒。個個披衣起身。只見一個老婦。抱着一個少年。正在那兒亂跳亂嚷。衆人忙問何事。老婦帶哭帶訴的說道。我這個無情無義的郎君。他如今要拋棄我了。衆位代我想想。他該也不該。衆人又問到底爲着何事。老婦便將昨晚之事。和盤說出。衆人去看那少年。羞得他滿臉緋紅的低着頭。無言可辯。可見並不否認此事。只是懇求大家代爲勸解。老婦又嚷道。昨夜他與我卿卿愛愛的。十分的恩情。今天便要將我拋却。決無此理。天下怎麼竟會有這般負情的郎君。衆人各暗笑着問道。你這位媽媽。今年高壽多少了。老婦答道。是肖豬的。今年有七十二歲了。衆人看那少年。大約總在二十三歲光景。回頭又問老婦道。那末依你怎樣呢。老婦道。他昨晚與我恩恩愛愛。我欲跟他回家。願做他的糟糠之妻。衆人聽了。禁不住大笑道。你偌大年紀。他如何肯娶你爲妻。天下決無此事。如許年紀

非但他可以叫你母親。就是叫你一聲祖母。也無不當。你怎麼可以嫁他爲妻呢。老婦道。那麼他昨夜爲何與我愛情如是濃厚。我雖偕大年紀。他却尙能愛我。妨且像我這張臉蛋。不爲不美。與他成其夫妻。豈不是男才女貌。真真是天配良緣。他娶得到像我這般妻房。也不至辱沒了他。惟恐我不肯嫁他。衆人聽了大笑不止。結果總算由衆人勸解。叫少年拿出了十兩銀子了事。本來這老婦是個乞丐。日間看見那少年不住的偷看鴛鴦女俠。知道他懷意不良。特地做了這麼一套。有意敲他的竹槓。鴛鴦女俠也早已看出這少年不懷好意。正想要給他一點苦頭嘗嘗。以一儆百。使他下次不敢。今見老婦如此辦他。認爲妙極。鴛鴦女俠又將這少年大大地教訓了一番。少年只是含羞着默然無語。正在這時。前面飛快地駛來一隻帆船。船頭上站着幾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大漢。手中提着鋼刀。船主一見失驚叫道。啊。嚇不好。今天遇到強盜了。趁客聽了。個個慌亂起來。鴛鴦女俠便安慰衆人道。諸位不要着慌。放得鎮定一些。有我在此。衆人那裏相信。像她這樣

一個嬌怯怯的女子。連風都能夠把她吹倒。如何可以敵此大盜。說時遲那時快。大盜已在跨上航船。鴛鴦女俠提着雙劍。趕至船首。一盜見了。不覺呵呵笑道。你這姑娘。莫要自不量力。快快放下雙劍。免你一死。隨我回去。獻給我們大王。做個壓寨夫人。穿不盡的綾羅綢緞。吃不盡的山珍海味。享盡天下榮華富貴。鴛鴦女俠勃然大怒道。放你媽的十七八個狗臭屁。休得多言多語。快來吃我一劍。送回你的老家。說時一劍劈去。那盜將刀格開。只見火星四射。那盜的樸刀缺了一角。暗暗贊道。這婆娘的倒也不錯。急忙在小嘍囉的手中換了一把。再戰鴛鴦女俠。其餘小盜一擁而上。將鴛鴦女俠四面圍困。鴛鴦女俠一見他們人雖衆多。本領個個平常。所以毫不畏懼。將雙劍舞作一團銀光。衆盜莫想劈進半刀。而她只是力戰。似乎是頭領般的那盜。嚇得滿船趁客。個個呆若木鷄。只是望着他們。鴛鴦女俠與衆盜戰了二三十個回合。只見那頭領一個破綻。鴛鴦女俠便飛起一腿。把一柄鋼刀跌在半空之中。不慌不忙的隨手便是一劍。可憐他頭和頸脫離關

係身首異處。衆嘍囉一見頭領已死。也無意戀戰。跳上帆船便逃。直至此時。衆人才將嚇到九霄雲外的魂靈找了回來。方始安心。衆人見鴛鴦女俠如是本領。誰不佩服得她五體投地。都來向她慰勞謝恩。保全了滿船人的性命財物。航船仍得平安駛去。一路上都是些溫暖春景。也不必細敘。直行得夕陽西墜的時分。船才到省城。鴛鴦女俠便跳上岸來。看看天氣將晚。走了好多家客店。都已客滿。她有點不懂。爲何生意如此之好。一問。才知後日清明。省城中舉行迎燈大會。是千載難逢興緻。所以各方都來看。後來鴛鴦女俠找到一家興隆客寓。一看也已客滿。惟有一間尙未租出。倒很清靜雅潔。便問小二道。爲何這間不肯租我。難道恐我出不起房金嗎。小二陪笑道。怎敢。鴛鴦女俠又道。旣不是如此。因何不租給我。難道留着租給別人的嗎。小二道。也非故意留着租給別人。因有原故。不能出租。鴛鴦女俠又問道。是何原故。快快說來。要是虛言搪塞。你須留心着莫怪無情了。小二連連陪笑着打拱作揖道。那敢虛言搪塞。實因這間房內。從前敝店的主人

死在裏面。近來常常作祟，所以不敢出租。鴛鴦女俠道：「不妨不妨。我可並不怕鬼。你租給我便是了。」小二道：「既然如此，那末請進去罷。」返身出去打了一盆面水，泡了壺濃茶，請鴛鴦女俠洗臉喝茶。她一看室中極其雅緻，推開窗戶，便是一條城河。春風徐徐而來，喝了幾盃茶，小二張上燈來，用過夜膳，憑窗遠眺，很可以看見大街上的幾家商店前掛着幾盞彩燈，裏面點着火光，紅紅綠綠的，倒很是好看。野眺了一時，因爲連日沒有好好睡過，便將鴛鴦劍藏在枕旁，解衣便睡。一覺醒來，正是鼓樓三下，可巧是在半夜，心中暗想道：「這時正是鬼魅出現的時候。」小二說此房中有鬼，究竟有也沒有。我自小至今，從未見過。見識見識以廣眼界，也未爲不可。此時正在三月中旬，月光明亮如晝，照得滿室銀光。她從紗帳中望將出去，忽見窗前的桌旁，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臉色慘白的正在那裏垂淚。鴛鴦女俠便知是鬼無疑。一面將劍按在手中，一面問道：「你這男子爲何在此哭泣？只見那鬼微歎其氣，」答道：「女俠有所不知。我乃是鬼，是本店以前的主人，只因我生

前借了李榮昌五十兩銀子。至今無力歸還。那知這惡奴見我妻子頗有姿色。故而勒追此款。限期本利還清。否則將我妻佔爲己有。明日便要迎去。可憐我一母一子。勢將餓死。因之我在此哭泣。鴛鴦女俠一想。此鬼原來是爲着這事。因恐骨肉分離。所以在此哭泣。便對那鬼道。你不必哭了。此款由我代還可也。鴛鴦女俠說後。那鬼遙空向她一揖。忽然不知去向。待至天明。便問小二道。你那已死的主人。他家屬如今住在那裏。小二見問道。住在離此三里外的一個小村中。鴛鴦女俠急忙奔去。居然被她一找便到。見兩扉緊閉。還沒有開門。鴛鴦女俠砰砰彭彭的一陣敲門。只聽得裏面一陣哭聲。十分淒慘。令人聽了。很覺於心不忍。鴛鴦女俠將門敲了一陣。大喊道。快快開門。快快開門。却說那婆媳兩人。聽得有人敲門。以爲是李家派人前來迎接媳婦。婆媳兩人聽了。忍不住傷心起來。抱頭痛哭。頃刻之間。婆媳就要分離。怎不傷感呢。後來一聽是個女子的聲音。而且並無其他聲音。便知不是迎娶的人。心中安了不少。開門一看。却是個年青少女。很覺奇怪。

鴛鴦女俠早已看出。說明來意。並將昨夜見鬼的事情。從頭至尾細細說明。並願替她們代還借款。婆媳聽了。喜出望外。正在此時。只見八九個壯健的男子。闖將進來。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種瓜得瓜收成有果 逢怪捉怪枉自成妖

却說鴛鴦女俠願意代還債款。免得她們婆媳母子分離。她們正在喜出望外的時候。忽然走進八九個雄糾糾氣昂昂壯健的長條大漢。爲頭的那個。就是李榮昌。只見他生着一雙豬眼睛。一個鸚鵡嘴巴般的陰照鼻。配了一對兔子耳。略有幾根短鬚。是張顴骨很高的削骨臉。一望而知是個奸相。開口便道。周家嫂子。今日限期又到了。想必你仍然沒有錢還我。倒也無關係。我可憐你青春守寡。十分寂寞。現在春到人間。惟你孤宿獨眠。冷靜無聊。你豈不思念丈夫嗎。我深深愛惜着你。不如隨我回去。享受一些閨房之樂。就是這五十兩銀子。也可作爲罷論。不

要你再還了。說着微微而笑。兩隻賊眼。又不住的望着鴛鴦女俠上下打量了一回。鴛鴦女俠一聽他的話。便不覺大怒道。你這惡奴。借了你的錢財。只要還你銀子。爲何說此油言滑語。調戲寡婦。引誘良人。豈不是在放你的狗屁嗎。與我快快住嘴。不准多言多語。李榮昌望了鴛鴦女俠冷笑道。還我銀子。有無不可之理。快快取來。至今已有三年之久。本利六十八兩。須在今天一併還清。要是短少分文。還是要隨我回去。做第七房姬妾。現在人都已帶來。特來迎接。李榮昌以爲她們一貧如洗。一日之間那裏會有此六十八兩銀子。以致故意勒逼。鴛鴦女俠也向他微微冷笑道。區區之數。何足掛齒。快快取出借據。銀據互還。不要在此多放狗屁。與我滾你媽的蛋。鴛鴦女俠一邊說。一邊從懷中摸出一百兩雪花白銀。當場稱了六十八兩上好銀子。李榮昌沒法。只得銀據兩交。沒精打彩的出門去了。鴛鴦女俠便將三十二兩銀子。也給他們作爲家用。又取了一百兩銀子。叫他們買幾畝田。自耕自食。好好地栽培這個孩子。將來後福無窮。她們婆媳二人。接了鴛

鴛女俠的銀子。心想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摯友。竟慷慨贈金。直感激得她們倒反而說不出一句話來。鴛女俠此事辦妥之後。看看時間尙早。還得要趕一程。本來她下山沒有目的地。師父不過叫她爲世除害罷了。她自上山至今。已十有二載。未見父母。不如趁此機會。回家一省雙親。也是要緊的事。想到這裏。便向她們告辭。婆媳二人苦苦相留。你想那裏會留得住她呢。只見她往京中去的大道而去。現在暫時不說鴛女俠。要說這李寡婦的兒子。名叫甜甜兒。他家自鴛女俠贈了一百三十多兩銀子之後。便即買了十多畝良田。婆媳母子三人。自耕自食。未到一年。居然吃着不愁。一家相安無事。過着很快樂的生活。這年甜甜兒已經六歲。他母親教他上學讀書。將來若能得一官半職。也可以榮宗耀祖。與家門大有光彩。甜甜兒本來生性聰敏。而且母教又好。所以發奮用功勤讀。頗得老師的器重。同窗的敬愛。他每天早上出門上學。母親總給他銅元十枚。作爲零用。而這甜甜兒生性十分憐惜貧窮。他將母親給他銅元。省着不肯胡用。却將此十枚

分贈給衆乞丐。好買個大餅充飢。如是者幾天之後。這般乞丐每天到一定的時候。却守在門口等候。一見甜甜兒。便向他要錢。好像是老例一般。又過幾天。乞丐愈來愈多。他十個銅元。竟至不夠分配。甜甜兒便向母親每天多討五個銅元。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有一天甜甜兒放學回家的時候。看見一羣小孩都在山邊看些什麼東西。他也擠了進去一看。只見一個乞丐般的男子。滿身都是血漬。好像是從山上滾了下來受傷的模樣。甜甜兒上前一看。雖沒有死。却也只剩奄奄一息了。甜甜兒見了很不忍心。便將他滿身血漬。揩得個乾乾淨淨。此時天色將晚。羣兒逐漸散去。只有甜甜兒守望着這待斃的乞丐。不忍丟他在此。獨自不去。守候多時。那個乞丐漸漸蘇醒轉來。甜甜兒才將他扶到廟中去住。從此以後。甜甜兒每日放學的時候。便買些東西帶到廟中。去望那個乞丐。天天如此。從未間斷過一日。再說那個乞丐。一天一天的好了起來。每當甜甜兒來的時候。常常講些武俠的故事給他聽。聽得甜甜兒津津有味。很想自己也成一個劍俠。有

一天。那個乞丐忽對甜甜兒道。我吃了你許多東西。於心很是不安。今天我要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請請你。甜甜兒道。不必不必。我說句不怕你動氣的話。你有錢買了東西請我。不如留着自己零用罷。乞丐道。不須化錢。說着便攜了甜甜兒的手向外就跑。走出廟門。行了沒有數步。看見一座大花園。兩人進入園門。便聞到一陣芬芳馥郁的花香。滿地都是細茵綠草。好像是一張天然的大地毯。中間雜着幾朵胭脂色的野花。非常好看。人在草地上走。覺得異常柔軟舒服。樹上滿枝都是好花。枝頭上的鳥兒。都在唱着悅耳的歌曲。地上還種着許多奇花異卉。他們兩人緩步進去。美麗的花朵。都微微地點着頭。好似迎接他們般的。他們走進一座八角涼亭。裏面端端正正的已放着一桌酒菜。都是名貴的菜肴。非常豐富。有幾盆菜。簡實從未見過。那乞丐向甜甜兒說道。這裏便是我的家。甜甜兒暗自奇怪道。這乞丐的家。竟至如此富麗。他們便即入席。乞丐喚道。值星安在。今日有客在此。快快出來敬酒。喚聲未絕。只見兩個美麗少女。一式打扮。各抱着酒壺。

飄然而來。在各人的面前斟了一盃。甜甜兒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本來不會喝酒。現在一聞到盃中酒氣。一陣異香。他便喝了一口。只覺得滿口生津。這種滋味好像是瓊漿玉液。吃到嘴裏。很覺可口。各種菜肴。也覺從未吃過。這時的甜甜兒也忘其所以。那乞丐又喚道。樂隊何在。快快出來佐酒。喚聲未止。便聽得一陣細樂不知從何處而來。只見七八個女郎。捧着笙簫笛等樂器吹出悠揚的細樂。一面唱歌。一面漫舞。輕輕緩步而來。在他們桌前的草地上且歌且舞。那唱歌的個個鶯聲嘖嘖。婉轉動聽。那妙舞的個個身輕如燕。舞得像風吹柳楊。蝴蝶戲花一般。甜甜兒到底是個孩子。如是好菜。吃得他大開胃口。清歌妙舞。聽得他看得他忘其所以。他要是吃菜。便無暇聽看歌舞。如果聽看了歌舞。他又無吃菜。他都很歡喜。不肯放棄權利。他吃了又看。看了又吃。害得他忙個不了。心中滿懷歡喜。甜甜兒正在吃得高興。忽然看見一盆炒鷄片。變成一隻隻小鷄。跳出盆外。甜甜兒一驚而醒。那裏在什麼花園中喝酒。原來是南柯一夢。那個乞丐望着甜甜兒微

笑道。你吃得滿意嗎。甜甜兒究竟是聰敏的孩子。這個乞丐能知道我的夢境。必有來歷。便跪在地上。願意拜他爲師。乞丐道。好孩子快快起來。我便收你爲徒可也。甜甜兒聽了大喜。隨着乞丐揚長而去。你道這個乞丐是誰。他是菁華真人的師弟玉樹真人所化裝的。特來探試甜甜兒到底是否是好孩子。是試試他的心的。現在一看。果然是個可以造就的人材。便將他帶上山去。不說甜甜兒上山去學劍術。回轉筆頭要說鴛鴦女俠那日往京中大道上而去。一路上無事可敘。這天她直走到日落西山時分。天色大晚。然而離鎮市宿店。尙有二十餘里。要是趕去。萬難趕到。鴛鴦女俠心中暗想道。不如在此村中。借宿一宵爲妙。不要弄得前不及店。後不着村。反爲不美。鴛鴦女俠打定主意。走進雙獅村中。看見一份大戶人家。開着正門。裏面點得燈燭輝煌。好像是喜事人家一般。鴛鴦女俠暗暗想道。這家大戶。我可向之求宿。必能應允。想罷。急步上前。只見一個年老門公。坐在那兒。鴛鴦女俠含笑問道。有勞公公。請你進內通報一聲。說有個過路之人。不及趕

至鎮中。要在貴村借宿一宵。待到明天一早。房金飯銀一併奉上。老門公道。今日我家主人有事。不知能否如你心願。那末請暫等片刻。說着。往裏走去。鴛鴦女俠在門外等了一回。那老門公從內而出。說道。我家主人。有請姑娘。鴛鴦女俠連連謝道。有勞公公了。說時。隨着門公走了進去。鴛鴦女俠走過一個天井。大廳上掛着許多燈彩。燈燭點得十分明亮。鴛鴦女俠抬頭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留着一撮長鬚。面目慈祥。一身員外打扮。一望而知是個良善之人。但他滿面愁容。鴛鴦女俠便知這是主人。急忙上前施禮。口稱老伯。並將來意說明。且求不責冒昧。員外將鴛鴦女俠請入客廳。分賓主坐下。由丫嬛送上香茗。員外先微歎了口氣道。姑娘今日來得不巧。適值老夫家中有事。招待不週之處。尙祈鑒諒。說罷。不覺又歎了一口氣。弄得鴛鴦女俠莫明其妙。看他家排場。似有喜事。但看他愁容滿面。其中原故。實在令人莫解。鴛鴦女俠便問道。不敢動問老伯。府上既然有事。爲何看你面色。一愁莫展。不識何故。尙祈明白示知。員外不覺垂淚道。嚶。一言難

盡。老夫就是說了出來，也是徒然。鴛鴦女俠聽了，滿腹懷疑。定要問個水落石出。方始安心。又問道：老伯府中，究竟爲着何事？但說不妨。如有能力所及，敢不相助。代老伯分愁，也無不可之理。員外兩淚雙流的歎道：老夫王敬文年已半百，膝下只生一女。夫婦二人，愛若掌中之珠。今年青春二九，尙待字閨中，以擇乘龍快婿。誰料爲本村妖精所知，說起此妖，每年到了清明那天，須要送上童男童女一對。前去供他作爲食料，並須獻一美貌女郎，嫁他爲妻。年年都是如此，誰敢不依。否則於本村田稻人口，大有不利。那知今年這妖精看中我家小女，定於今夜迎娶。因之老夫在此憂愁，說着不住的搖頭歎氣。鴛鴦女俠聽畢道：天下竟有此奇事。妖精雖然這般厲害，吉人自有天相。老伯但請寬心，我爲令媛解圍可也。王員外連忙勸阻道：姑娘，你不可輕視他。此妖神通廣大，有呼風喚雨飛沙走石之能。不要非但不能救了小女，反而害了你的性命。這如何是好呢？鴛鴦女俠道：老伯儘可放心。我有寶劍在此，能斬妖除怪，削鐵似泥。區區妖精，今夜決計難逃性命。

我一則爲相救令媛。再則爲此村除一大害。一舉兩得之事。豈不大妙。鴛鴦女俠說到這裏。還恐怕王員外當她吹牛。不肯信她。便將雙劍抽出。只見萬道寒光。將天井中的那條石橙。輕輕往下一劍。立刻分爲兩段。王員外一見。贊不絕口道。好劍呀好劍。……啊喲喲。我真老糊塗了。姑娘坐了多久。肚子一定飢了。王員外忙不迭的吩咐廚房。快預備上等酒菜。不久。送上酒菜。放滿一桌。鴛鴦女俠不喝酒。忽忽用過晚飯。由丫嬛送上清茶。漱洗才畢。只見四五個人。哭哭啼啼的送進五六歲光景的一對童男童女。鴛鴦女俠便道。他們哭哭啼啼的送進兩個孩子來。這是什麼意思。王員外答道。姑娘。你有所不知。這一對是童男童女。妖精指定送到這裏來做他的食料。兩個孩子的父母。豈不傷心呢。鴛鴦女俠道。原來如此。那末索性也叫他們帶了孩子回去罷。兩個孩子的父母。聽了好不歡喜。欣然地帶着孩子各自回家了。王員外問道。姑娘。今天的半夜。妖精必來無疑。你如何捉他。可要多少人幫你的忙。還要用些什麼東西。鴛鴦女俠答道。並不需要什麼人來

幫我的忙。最好你們去殺兩隻白豬獠。穿了童男童女的衣服。供在廳中。王員外立刻吩咐下去。殺白了兩隻豬獠。供於廳中。不在話下。鴛鴦女俠問道。老伯。你家令媛住在那裏。我可要見她一面。王員外道。應該應該。便叫丫嬛陪着鴛鴦女俠來至王小姐房中。自己隨在後面。叫道。我兒。不必啼哭。這位姑娘特來救你性命。鴛鴦女俠走進王小姐房中。燈燭點得雪亮。母女兩人正在抱頭痛哭。二人見了鴛鴦女俠。忙站起身來招呼。方才又聽了王員外的話。疑信參半。鴛鴦女俠一看王小姐。確然生得十分美麗。雖然是在哭泣。却愈顯得分外嬌豔。好像是一朵雨打的桃花。柳腰生得婀娜多姿。身條也生得不肥不瘦。不長不短。恰巧正好。就是月裏嫦娥下凡。也不過如此而已。鴛鴦女俠見了。也覺十分愛慕。可惜自己不是個男子。否則一定也要娶她爲妻。鴛鴦女俠便對她們母女二人道。伯母。小姐。你們可不必傷心。今夜此妖不來則罷。不然。我不除他。更待何時。伯母。你可將小姐祕藏過。母女二人把鴛鴦女俠感激得涕淚交流。她們母女二人躲在祕密室

中。不須細說。那鴛鴦女俠見她們母女走後。獨自坐在小姐房中。過了一些時候。遠遠地聽得譙樓三下。只聽得一陣狂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得紅褲毒蟒遭殃 失小衣新郎晦氣

却說鴛鴦女俠待至譙樓三下。只聽得外面一陣狂風。屋面上飛沙走石一般。室中燈燭。驟然如綠荳似的黯然無光。鴛鴦女俠心中暗自想道。這個妖精果然厲害。王員外所說不差分毫。我須得要格外小心。才可對付此妖。鴛鴦女俠才想到這裏。燈燭忽又重放光明。便有一個十分美貌的少年。飄然而入。是像個公子般的裝束。倒顯得非常溫柔儒雅。那裏像個妖精鬼怪。臉色緋的。一定是已經灌醉了黃湯無疑。那妖精開口便道。小姐。有勞你久待了。今夜乃是你我花燭之喜。待至明日。帶你回家享樂。說時。嘻皮着臉。要想來擁抱鴛鴦女俠。鴛鴦女俠那裏會不隨時步步留意。早已將雙劍出鞘。按在手中。藏在背後等候。她一看如此輕薄。

竟敢上前擁抱。便破口大罵道：你這死不是惜的妖精。竟至目無大理王法。在世間做此害人之事。妖精裝出萬分溫柔的微笑着道：小姐。你何故如此怒氣冲天。小生來遲了一步。現在在此與你陪禮了。說着。深深地作了一揖。又要來和鴛鴦女俠親吻。鴛鴦女俠怒道：你這萬死莫赦的妖精。還不改過自新。總要難免一死。那妖精還是嘻着嘴道：小姐不須如此發怒。鴛鴦女俠出其不意。抽着雙劍向那妖精劈面飛去。那妖精一見失驚。往後退了幾步道：你這不知好歹的女子。我好意擡舉你。那知你膽敢行兇。鴛鴦女俠也不打話。又是一劍斬去。那妖精見鴛鴦女俠的劍勢來得厲害。急忙將口一張。吐出一團黑氣。望着鴛鴦女俠噴來。將劍抵住。幸虧鴛鴦女俠的功夫已經有八九玄功。而且還是個處女。否則這團黑氣。很容易致她於死地。然而已經覺得有些兒頭昏腦脹起來。鴛鴦女俠連忙運用內功。才覺眼前清亮了許多。隨卽也將口一張。吐出一道青光。在這青光之中。有一柄五寸多長的小劍。疾快地飛了出去。敵住了那團黑氣。這柄小劍和那團

黑氣就在新房裏的半空中。鬪了起來。只見一忽兒分離。一忽兒迎合。一時前。一時後。一時左。一時右。一時上去。一時下來。戰鬪得好像十分厲害的樣子。唯見那柄短劍。顯得非常泰然似的。攻守有方。絲毫沒有慌亂的模樣。而那團黑氣。却有些兒顯出恐慌的神色。只有抵禦之能。沒有還拳之力。正在逐漸退將下去。青光之中的短劍。却愈顯得玲瓏活潑。只逼得那團黑氣無路可退的時候。那短劍忽將黑氣劈成兩半。鴛鴦女俠一見。便知這團黑氣已敗。而且失却了戰鬪的能力。就把口一張。收還自己的劍光。隨手又是一劍向那妖精刺去。妖精一個措手不及。左眼受着一劍。以致就此失明。禁不住怪叫一聲。隨即便是一陣狂風。室中雖然無沙可飛。無石可走。只聽得室內的茶壺茶盃等磁器。叮叮噹噹的一陣亂響。燈燭也被這狂風所滅。這個妖精也早已逃得不知去向。鴛鴦女俠心中想道。現在此妖雖然左目受傷失明。可是還未死。斬草不除根。逢春必發。我定要將他致死。方始安心。也不負我師諄諄的一番囑咐。否則縱虎歸山。大害在後。將來待那

妖精的傷處養好了時。這雙獅村全村中的居民。必遭後害無窮。不如趁此機會將他殺死爲妙。想罷。來到外面。兜頭與王員外撞個滿懷。鴛鴦女俠問道。妖精已被逃走。你可曾看見。是往那裏去的。王員外道。我正要問你。將妖精捉住沒有。鴛鴦女俠又問道。你們沒有聽得那妖精怪叫一聲嗎。王員外道。正因爲聽得那妖精一聲怪叫。我以爲是被姑娘擒住了呢。如今被逃。他日他定當前來報仇。如何是好呢。還得要請姑娘救人到底。鴛鴦女俠點頭道。我也是這般想法。但不知他的巢穴究在何處。老伯你知道嗎。王員外遲疑了一會答道。據人家說。這妖精住在此村西南約有十二三里的一座山上。似乎是叫夢花山。可信與否。也不得而知。鴛鴦女俠便和王員外來至大門前。這時正在三月中旬。所以月色十分明亮。鴛鴦女俠向大門前的曠場上四面望了一週。快樂得她直跳起來道。對了。對了。這妖精確往西南逃去。因地上尙留血漬。我只須依此一路上找去。無有找不到之理。我現在便去除此妖精。王員外一把將她拉住道。姑娘。你不必如此性急。現

在已深更夜半。你就是要除此妖。但是在此黑暗之中。必定諸多不便。不如待至天明再去。也不爲遲。鴛鴦女俠道。不妨不妨。白日與黑夜。與我沒有什麼多大分別。鴛鴦女俠的這句話。並不是她吹牛誇口。確然是這樣。因爲她的那雙眼睛。曾經用苦功鍛鍊過來。她自從七歲那年。隨了菁華真人上了大公山之後。每日當天色微明。太陽還沒有出山的時候。便卽起身。爬到大公山的最高峯上。面向着東。將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太陽逐漸升起。就是這樣下了幾年苦功。望着日光便不覺得畏怕。不會像千萬根針刺着一般。在白日。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天上每個星辰。到了晚上。便會如同白晝。但是王員外總不肯放鴛鴦女俠前去。因爲她是個年青的姑娘。在半夜深更。到那夢花山去擒妖捉怪。於心難安。就是遲延一二日。也決沒有什麼大害。鴛鴦女俠經不住王員外再三相勸。只得暫宿一宵之後。待等天明再作道理。那晚鴛鴦女俠和王小姐同睡。兩人談得十分投機。知道她今年才只十八歲。比自己尙少一年。父母共生姊妹三人。結果只留王小姐一

人所以父母都異常寵愛。要替她擇一個才貌雙全的夫婿。苦無機遇。所以遲至今。尚未許字。兩人直談到四更過後。方始就寢。一宿無話。一覺醒來。天已大亮。使女下人服侍得慇懃週到。用過早膳之後。鴛鴦女俠因爲心中有事。急着要至夢花山去捉那妖精。便告辭了王員外。背着雙劍。向西南往夢花山而去。鴛鴦女俠用了飛行術。那消一刻功夫。那夢花山便在眼前。往上一望。足足高有萬丈。滿山都是些野草荆棘。藤葛千條。好像是人躋不到的荒山。鴛鴦女俠便攀藤緣葛的爬了上去。四週巡視了一回。却找不到妖精住的所在。不知住在那裏。後來在山凹中被鴛鴦女俠發現了一個夢花洞。洞外的岩石顯得比衆光滑。地上也無雜草。鴛鴦女俠想道。如此光景。這一定是那妖精所住的洞府了。一看洞前一塊大石。將門牢牢緊閉。鴛鴦女俠將那扇石門輕輕一推。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了。往裏望去。如黑漆一般。連伸手都不見五指。一些也沒有光屑。鴛鴦女俠慢慢摸了進去。大約走過了有十多步的光景。忽然十分明亮。好像別有洞天一般。也

種着許多鮮花野草。擺設得非常精緻。不異於神仙洞府。鴛鴦女俠走過了一口天井。便是一間大廳。裏面都是些石檯石椅之類。所有一切傢俱。無不都是青石製成。倒也顯得奇異別緻。但是並未看見一個妖精出入。心中只是覺得很是可怪。難道那妖並不是住在此洞之中麼。但是洞前也有血漬。她望東廂那邊一看。鴛鴦女俠頓感滿心歡喜。原來有個非常美麗的少婦。蹲在地上。搵着風爐。却在那裏煎藥。鴛鴦女俠想道。這個定是女妖精。我只須將她擒住。一問便知道那妖精了。於是將雙劍合而爲一。舉在手中。一個箭步。將那少婦一把抓住道。你這女妖。快快說出你家大王住在何處。那少婦嚇得跪在地上。哀求道。英雄姊姊。你不要把劍劈下來。我並不是妖精。那真真的妖精。昨夜回來傷了左目。現在後面養傷。鴛鴦女俠道。你快領我前去。除了此妖之後。救你離此險境。那少婦便同了鴛鴦女俠輕輕地穿過客廳。在第二進的左廂。但見那妖精躺在一張石榻之上。緊閉着雙目。還有一個美婦。却在那裏替他敷藥。鴛鴦女俠舞動雙劍。去斬妖精。嚇

得那美貌少婦往外就逃。這妖精聽得有急促的脚步之聲。將右眼睜開一看。見是鴛鴦女俠。知事不妙。急忙跳下石榻。舉起石凳。作爲武器。鴛鴦女俠一劍飛去。將那石凳劈成數段。這妖精往地上一滾。立刻變成一條獨角青蛇。長可數丈。張開着血盆般的大口。要想吞噬鴛鴦女俠。來勢非常兇猛。且將那條如斗粗的尾巴。飛掃過來。假使被他打中。必定屍分數段。鴛鴦女俠疾忙將身一躍。騎在蛇背上。上手一把握住了那隻獨角。右手握住雙劍。插在地上。那青蛇便繞着鴛鴦女俠的身子。預備把她圍死。那知己有準備。蛇身碰着劍鋒。早便分成段段的死在地上了。鴛鴦女俠眼見這獨角青蛇精已死。於自己的目的已達。來至外面。方才的那倆個少婦。也不知去向。心中暗想道。據說此蛇精。每年清明。要吃一對男女童子。更要娶一個美貌少女爲妻。年年都是如此。而且從未間斷。想來在此洞中。尚有不少婦女。我應該帶領她們回家。以敘天倫之樂。來至右廂一看。並無一人。再到後面一進。光綫便不甚充足。在東邊的小室之中。却有數十具枯骨。鴛鴦女俠

找來找去。總找不到一個人影。正在可怪。忽見一個地道。走了進去。裏面就有許多婦女。住在那兒。鴛鴦女俠一看。那些婦女。大半都已骨瘦如柴。臉無神色的了。剛才的那兩個少婦也在其中。鴛鴦女俠道。那條蛇精。現在已經死了。你們快快跟我回家去罷。那些女子聽了。誰不歡喜得直跳起來。都稱鴛鴦女俠是她們從生的父母。再造的恩人。一個個出了地道。跟着鴛鴦女俠。衆人將要走出前廳。在那天井的旁邊。鴛鴦女俠這時才看見一條紅褲和一個人頭。而且這個人頭。尙未腐爛。很是奇怪。問問衆人。都不知道這條紅褲和人頭是如何一回事。推想是這蛇精帶來的罷了。鴛鴦女俠想道。這條紅褲和人頭。必有道理。倒不如帶了去。於是便將紅褲包了人頭。提在手中。帶着衆婦女出了洞府。這二三十個婦女。都是被蛇精攝取來的。現在要她們爬下這萬丈高山。個個不敢。實在也沒有這個本領。這時的鴛鴦女俠也弄得大爲其難起來了。她躊躇了許久。才被他想出一個方法。用着幾條長藤。聯而爲一。再用一條褲帶。縛在腰間。就是這樣。一個一

個地將她們吊了下去。最後才自己飛身下山。不說衆婦女歡天喜地的各自回家。單說鴛鴦女俠下了夢花山之後。提着人頭仍奔王府而來。進了雙獅村。王員外親自率領着家人前來迎接。一聽得鴛鴦女俠說已把那蛇精除了。全村的人都說她是仙女下凡。非但救了王小姐的性命。從此以後便救了全村小孩和少女的性命。一路上歡聲震天。也不必細說。直到進了王府家中。老夫人和小姐都來迎接。王員外忽問鴛鴦女俠手中提着的是什麼東西。鴛鴦女俠道。這裏面是個人頭。老夫人和王小姐聽了都覺一驚。道。要此人頭有何用處。鴛鴦女俠道。當我除了蛇精之後。忽見這條紅褲和人頭。很覺奇怪。所以帶了回來。說着便即打開。王員外一看。不覺失驚道。喲啊。這明明是我外甥的頭顱。原來也是被這蛇精所害。如是說來。那末豈不是害了外甥媳婦了嗎。快快到縣裏去設法保我外甥媳婦。免得她冤沉東海。姑娘。你也得要做個證人。鴛鴦女俠道。老伯。這事我全無頭緒。怎麼可以叫我去做證人呢。老夫人埋怨王員外道。你這真是個老糊塗。姑

娘全不知道。怎能去做證人。王員外連點其頭的道。不錯。不錯。太太說得對。我真的有些兒老糊塗起來了。那末就是你們娘兒兩個說給姑娘聽罷。老夫人母女二人。請鴛鴦女俠來至王小姐的房中。才將此事的始末。一五一十的詳詳細細的說給鴛鴦女俠聽。原來王員外的外甥叫做張慕雲。預備在今年的二月初五娶潘進士的女兒爲妻。張家和潘家相離有五里之遙。到了初五那天。張家便派了轎馬前去迎娶潘小姐來家成禮。那知將花轎擡到半路。忽然來了一陣狂風。坐在花轎中潘小姐的那條大紅綿褲。突然不翼而飛。這陣狂風過後。除新娘不見褲子之外。也沒有別的動情。花轎擡到乾宅。已經將近良辰。喜娘要攙新娘出轎。和新郎交拜成禮。潘小姐因爲失了綿褲。赤露着下身。如何肯出來呢。喜娘只得把自己的褲子暗暗脫給潘小姐穿了。方始出轎成其大禮。因爲男家是個富翁。女家是個進士。所以賀客盈門。十分熱鬧。送入洞房之後。新郎又被諸親好友拉去吃酒。新房之中。唯有新娘。和幾個伴娘而已。後來伴娘也都去睡了。只有新

娘一人到了半夜時分。新娘聽得門外有人敲門。確是新郎的聲音。因室中無人。只得新娘張着燭台前去開門。不料將門一開。忽來一陣狂風。把火吹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冷箭飛來逢敵手 烈焰燒去斃尼姑

却說新娘聽得有人敲門。確然是新郎的聲音。因爲室中無人。只得自己張着燭台。前去開門。不料開了房門。忽來一陣狂風。將火吹滅。沒法。只得返身進房。再把紅燭點亮。重新出來。一看新郎却已死在血泊之中。而且腦袋也不知去向。新娘見了。怎不要大哭大喊起來。公婆聽了。出來一看。兒子已死在新房門前。也不見頭顱到那裏去了。便一口咬定潘小姐在母家必有不軌。現嫁到這裏。勢必是奸夫前來刺死。到了第二天。便將潘小姐送到縣裏。說她是謀死親夫。知縣當然准狀。潘小姐雖然始終否認。只因新郎的這個頭顱。並無下落。所以潘小姐至今還

關在監中。鴛鴦女俠聽畢，很可惜潘小姐是個紅顏薄命。忙不迭的要去代她雪此深冤。於是便和王員外去到縣中。潘小姐的深冤從此大白。此事敍過不提。單說鴛鴦女俠就在這天和王員外分別之後。她便望着京中大道而去。鴛鴦女俠走了四五十里。已是中午的時分。腹中覺得有些飢餓。抬頭一望。看見前面的小村中。懸着一面市招酒旗。鴛鴦女俠暗想道。不如前去吃些點心。不妨休息一回再走。亦可趕到驛站宿頭。她一面想着。一面已走入村中。進了一家酒店。倒也收拾非常清潔。鴛鴦女俠便在靠近窗前的一張桌子上坐下。要了一盆饅頭和二斤牛肉。獨個人慢慢地吃着。鴛鴦女俠才吃第二個饅頭的時候。便看見一個美貌的少年。一望而知是個秀才。他下了馬。也走了進來。要了兩樣點心。也獨自吃着。不久又進來二人。一個是滿腮鬍鬚。肥頭縮頸。却是個矮胖子。上身衣服。綁得像隻粽子一般。一個是蛇頭鼠眼。削骨臉兒。二人打扮得都是不文不武。各提着單刀。坐在那秀才的對面。二人不時用眼偷偷瞟他。再交頭接耳的說了一會。

那個秀才。好像是若無其事。並不覺察有人注意着他。一切的行動。都看在鴛鴦女俠的眼中。向那兩個武生模樣的人上下打量一番。便知他們必非善領。正在此時。忽又走進一個少年。只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完全是個武生裝束。背着一柄鋼刀。好不威風氣概。一走進來。也找了個舒適座位。點上幾樣酒菜。却在那裏獨酌。不過有時也常常用眼去望那個秀才。再望那兩個不文不武的東西。鴛鴦女俠見了。却難以分辯。這個少年是好是歹。一時不能決定。因為鴛鴦女俠要注意他們四人之故。有意把饅頭吃得慢了一點。這時那秀才已將把點心吃畢。出門上馬而去。那奇形的二人一見。也不再吃。在後追隨。那個少年武生。也即惠鈔去了。鴛鴦女俠待至此時。心中才略覺明白。那一肥一瘦的兩人。必非良善。意欲加害於秀才無疑。這個青年武生。一定是暗中保護。如是看來。這個秀才決無性命之虞。毋須擔心。這個自己也早把饅頭牛肉。吃得個一乾二淨。惠了賬。出得門來。在大道上一路走去。早不見了剛才的四人。她不在意下。望望四面的風景。頗覺

可愛秀麗。一路上南來北往的人。不絕於途。不知不覺之間。又已將近傍晚。一問路人。如要趕上宿頭。只有六里。儘來得及。鴛鴦女俠正想趕到鎮市預備客店借宿。遙見前面有座寺庵。倒顯得十分壯麗宏大。有匹馬兒却在山門前面空地上吃草。鴛鴦女俠一看。認得是方才那個秀才的馬匹。鴛鴦女俠見了。也不想趕上鎮市。他們既然在此借宿。我也何不在此借宿。趁便可以看看他們是如何一回把戲。豈不甚妙。到得門前一看。上有萬壽庵三個金字。進去要求借宿。也不拒絕。她便在一間邊廂屋中住。非但不見那個秀才。連那兩個歹人也都不見。惟有這個年青武生。却已沉沉地睡熟在她隔壁的室中。待至天晚。依然不見有什麼任何動情。她向大殿上走去。看見後面燈光明亮。便縱身輕輕跳上屋面。越過兩層。移開幾張瓦片。向下一看。却見兩個年青尼姑。一個是十八九歲。一個約有二十歲光景。都有桃花般的靨兒。紅裏泛白。白裏帶紅。兩條睫毛。灣灣的長而又細。櫻桃般的小口邊。有一對深深的梨窩。十分動人憐愛。紅唇間的兩行皓齒。既整齊。

而又潔白。好像是珍珠一般。都生得十分妖豔美貌。她們却在那裏講話。鴛鴦女俠蹲下身去。側耳細細一聽。那個年紀較長的說道。周洪派兩個弟兄在中途刺死這個秀才。可惜一路上沒有機會。所以不能下手。而周洪預料有困難的地方。由他帶來一封信。要我們幫忙。他是我們師父的好友。不能推却。那個年青的尼姑道。我看這個秀才。倒生得萬般風流。如果一刀殺死。未免有些可惜。我們不如留他在庵中。讓我和他取樂數天。而且他還帶有不少金銀。這些金銀歸你獨有。這個秀才歸我獨享可也。年長的尼姑便有些遲疑莫決的道。要是依你這般做去。好像有些對不起周洪。那年青的尼姑道。依我去做。完全沒有對他不起的地方。周洪的目的。不過要害死這個秀才罷了。現在我要留着他取樂幾天。也可在一二十天之內就死。我們對於周洪。也未始不達他的目的。這秀才雖然仍死。却並不死於刀下。而且又得個全屍。你我是佛門弟子。素以慈悲爲懷。鴛鴦女俠在屋面上聽到這裏。不覺又可氣又可笑起來了。你們這種慈悲。在佛門之中。倒從

未有過。大概是你所新發明的罷。依我看來。你們簡直是佛門的敗類。也是我們婦女的蠱蟲。還是早點不要在世獻羞。鴛鴦女俠再往下聽。那個稍長的尼姑道。師妹說得有理。依你的辦法。倒可以利己益人。彼此都好。不過歸你獨享。我不可能贊成。須要你我春色平分才可。那年青的尼姑道。可以。師姊既如此要求。我便分你一些。未爲不可。不過等一回兒。那周洪派來的兩個弟兄。來聽回話。我們如何對答他們呢。稍長的尼姑道。不妨。由我答覆他們便是了。但是我看那個秀才極其規矩。是個坐懷不亂的書獃子。恐怕難達目的。如何是好。年青的尼姑道。師姊。你怎麼竟至如是愚笨起來了。我們只要想法給他吃了我們祕製的丸藥。無不意馬心猿之理。不然。我們也無甚大樂可取。鴛鴦女俠一聽。原來是兩個淫尼却在思春。鴛鴦女俠想。這個秀才暫時雖無性命關係。但是要受此兩個尼姑的淫威。必不可使他陷於虎口。日間的那個少年武生。我倒要看他如何救他。鴛鴦女俠再飛身下屋。來至自己的臥室。一聽隔壁的那個武生。這時還睡得鼻

聲如雷。心中不免暗笑。如此糊塗東西。睡得像死豬一般。怎可幹此大事。鴛鴦女俠在室中休息片刻。再到天井中一看。見有燈光閃閃。有兩個小尼。送酒菜到室中。鴛鴦女俠心中明白。再飛身上屋。在下面恐怕碰着任何一人。諸多不便。輕步過去。在那間屋面上將身站住。隱約聽得有男女談話的聲音。可是不甚清淅。鴛鴦女俠再打開幾張屋瓦。伏下身去。低頭一看。却見那兩個美貌尼姑。一左一右的陪着秀才正在那兒吃酒。聽聽他們談的都是些詩詞歌賦。以及批評各派文章的好歹。句句都是聖賢之道。並沒一句邪淫。鴛鴦女俠聽了。暗暗佩服。確有一些學文。可惜不步正軌。他們三人正在吃得十分高興之際。那個青年的尼姑從懷中取出一顆金色丹丸。對那秀才道。相公。我看你因用功過度。身體很是虛弱。此藥你服了之後。包管你精神煥發。那秀才道。多謝師太的美意。我的確自覺身虛體弱。鴛鴦女俠心知此藥必是壯陽春藥。服之非但滿身發熱。而且有毒。正在此時。忽見一肥一瘦的兩人。持着單刀。闖將進去。意欲殺那秀才的模樣。鴛鴦女

俠因恐一個大意。誤了秀才的性命。便急忙點着一枝悶香。吹將下去。頃刻之間。五個人都被悶倒地上。早已不省人事了。鴛鴦女俠跳下屋面。走進那間屋子。背上那個秀才。往外就奔。心中想道。那個真是睡蟲。怎麼可以救人。恐怕連自己的性命都需要人家救罷。現在我將這秀才救出。連他都未知道。看他如何辦法。鴛鴦女俠越想越是得意。在庵前跳上馬背。一口氣走了多里。但見前面有座茅亭。便將秀才放下。慢慢用冷水噴醒。暫時不說鴛鴦女俠救了秀才來到茅亭之中。要說那個好睡的武生。他的名字叫姜瑞雲。因見一肥一瘦的二人似欲謀秀才。他的確在暗中保護。那知他因連日辛勞。來到這座尼姑庵中。不知不覺的朦朧睡去。待他一覺醒來。全庵寂然無聲。好像是死去了一般的。沒有聲屑。他提着鋼刀。走上了大殿。佛前只點着一盞油燈。望去黯然無光。後面却顯得燈光明亮。走了過去。這明亮的燈光。原來是在一間室中發出。然而也寂無動情。姜瑞雲不敢冒昧直入。來到窗前。偷偷地用舌尖砥破紙窗。將眼向裏一望。只見地上橫七豎

八的躺着三四個人。却不見那個秀才。心中好不可怪。未知秀才那裏去了。我豈非在暗中白白保護。未免掃興。便在四處找到幾條麻索。走將進去。把躺在地上。的四個人。用麻索像豬般的牢牢綁住。看看他們的神色。好似中了悶香之毒。他因欲問明那個秀才到底那裏去了。隨後再尋蹤追去。便取了一盆清水。將四人統統噴醒。姜瑞雲眼見他們蘇醒回來。便問道。那個秀才何處去了。你們快快說與我知。不得荒言塘塞。要是胡言亂道。惹得老子動怒。就是一刀一個。結果你們的性命。送回你們的老家。四人一聽。彼此相對愕然。連他們都不知道秀才到那裏去了。那年青的尼姑道。方才還是好好地在這裏。現在雖不知去向。也許被我師父帶去亦未可知。姜瑞雲道。言之有理。我便第一個送你上天。免得你心驚胆怕。說着便是一刀。可憐那花容月貌的一個淫尼。早已到極樂世界。隨手又是一刀一個。姜瑞雲結果了四人之後。四面找尋。不見老尼的雲房在於何處。最後在左廂之中。隱有燈光。姜瑞雲暗想。必在此地了。至門外靜心一聽。有一男一女的

聲音。浪聲調情取樂。令人聽了。好不肉麻得很。心中獨自暗想道。看不出這個秀才。竟致如是無恥。和老尼這般浪形調笑。豈不是孔門之中的敗類嗎。殺之亦不足惜。回思一想。這個秀才也許是被逼於淫威之下。不得意而爲之。亦未可知。他便飛起一腿。將門打開。搶步進去一看。那裏會有什麼秀才。但是那個老尼的懷中。抱着一個中年男子。兩人都是一絲不掛赤條條的。却在那兒飲酒作樂。姜瑞雲不見則已。一見之下。氣得他怒髮冲冠。便一刀望着那老尼頭顱斬去。說時遲那時快。那老尼一見有人闖入。卽將懷中的中年男子往下一推。不及穿衣。就把桌面暫作盾牌。抵住了劈來的鋼刀。飛起右腿。却跌中了姜瑞雲的手腕。只聽得叮噹一聲。那柄鋼刀便落在地上。姜瑞雲這時不覺心慌。看不出這個老尼。好不厲害。須得要小心從事。方不吃虧。姜瑞雲卽卽用一個黑虎偷心式打去。那老尼竟不慌不忙的輕輕格住。姜瑞雲一見驚心。急忙用一個雙龍喜珠式。連着又用一個斧底抽薪。向那老尼的下部跌去。可憐那老尼就因一個大意。中了一腿。鮮

血直流的。死於非命了。姜瑞雲一見老尼已死。便從地上拾起刀來。隨手結果了。那中年男子的性命。讓他們到地下去做長久的夫妻。料知秀才不在此庵之中。來至外面。找到火種。便一把大火。將這座雄壯宏大的萬壽庵。燒得個既乾且淨。他看見往南的一條小路上。印有馬蹄。料到這個秀才。必定由此路而去。又想到這秀才。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被他逃出險境。倒也虧他。忽又轉念一想。他決無能力。離此陷穽。莫非又被歹人搶去。豈不糟糕。想到這裏。又代秀才着急起來。非要探個水落石出。方始安心。想罷。便依着路上的馬蹄。尋蹤而去。一直行了十一二里。依然是杳無蹤跡。看看路上的馬蹄印影。還是不斷往前。他便自言自語的說道。只要路上有馬蹄腳跡。賴着恆心。不難尋到。秀才呀。秀才。你的命也太苦了。才出龍潭。一定是又入虎窟。只要上天有靈。我一定前來救你。姜瑞雲灣灣曲曲的。又走了五六里。忽見秀才所騎的馬匹。心中暗喜。終於是被我找到了。再一看。前面的茅亭中有兩個人影。一個明明是秀才。一個是女子。望去十分面熟。

一時却想不起是誰來。可是夜半把秀才引至這般荒僻的所在。必然不懷好意。急忙將身藏在羣草之中。望着鴛鴦女俠的咽喉一鏢打來。欲知鴛鴦女俠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台粲蓮花戲調鳳侶 眉豎柳葉打進龍宮

却說姜瑞雲望見茅亭中的一個女子十分面熟。一時却想不起是誰來。在夜半引着這個秀才。在此荒僻之處。定然不懷好意。急忙將身藏在野草之間。望着鴛鴦女俠的咽喉一鏢打來。那知鴛鴦女俠將鏢接住。隨手奉還於他。不偏不正的打在他的武士巾上。與姜瑞雲的腦袋。只差得釐毫。把那頂帽子。往後飛去。這並不是鴛鴦女俠無此本領。射中他的頭顱。却是她的手段太高明了。故意嚇他一跳。顯顯自己高妙的本領。姜瑞雲的頭巾被鴛鴦女俠一鏢打去。正想又要向鴛鴦女俠一鏢飛來的時候。可急壞了這個秀才。你們快快不要打架。你們兩位都

是我救命的恩人。不可彼此互相誤會。姜瑞雲一聽秀才在說這個女子也是他的恩人。便收住了飛鏢。不曾打了過去。一面由草叢中走了出來。一面問道。她不是強盜嗎。難道也是你的恩人。秀才道。她是把我從庵中救出來的恩人呀。姜瑞雲連忙向鴛鴦女俠拱手着微笑道。原來是如此。我幾乎誤傷了女英雄。冒昧之處。尚求鑒諒勿罪。鴛鴦女俠拱手還禮道。好說好說。你說那裏話來。你我同道。何必斤斤較兩。姜瑞雲這時將鴛鴦女俠細細一看。才認出是日間同在酒店中充飢的女郎。但不知她姓甚名誰。便陪笑着問道。不敢動問女英雄貴姓芳名。鴛鴦女俠道。人稱我鴛鴦女俠是也。姜瑞雲又問道。未知尊師可是善華老伯麼。鴛鴦女俠很奇怪的道。敝師確是善華真人。但英雄何以稱爲老伯。務祈示知。姜瑞雲答道。如是說來。你是我的師妹了。恕我狂自尊大。我乃玉樹真人的大弟子。姜瑞雲便是。鴛鴦女俠大喜道。你原來就是姜師兄。失敬得很。那秀才插嘴道。你們兩位。原來是師兄師妹。方才你一鏢來。他一鏢去。幾乎將我嚇死。那裏知道二位恩

公却在各顯絕技。鴛鴦女俠救這秀才脫離虎口。未爲不妥。那末這秀才因何也稱姜瑞雲爲恩公。未免令人莫解。要知這秀才在日間出了酒店之前。那兩個歹人在後追隨。姜瑞雲却在暗中保護。一時那二人忽全都不見。當這秀才到那萬壽庵山門前下馬的時候。望着秀才的心窩。突來一枝暗箭。姜瑞雲看得真切。立即趕上施救。已是萬萬不及。只有隨手放出一鏢。將那枝暗箭折成兩段。落在秀才的馬前。所以稱他恩公。也是於心無愧。鴛鴦女俠忽微笑着對姜瑞雲道。師兄。你在萬壽庵前救了這位相公一次。施放袖箭之功。果然神妙至極。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你到了庵中的睡功亦頗可觀。連我將人都救出。你尙漠然不知。可見你睡功之妙。尤在袖箭之上。這一點又可使我佩服得你六體投地了。姜瑞雲漲紅着臉笑道。師妹不要趣笑我了。祇因愚兄連日辛勞以致失著。尙望師妹海涵一二。說得連這秀才也都大笑起來了。這時才四更過後。天色未明。三人在茅亭之中。席地而坐。姜瑞雲便對秀才道。至今我尙不知相公貴姓大名。秀才答

道。小生姓張。草字宏良。只因家嚴臥病山東。特地趕去探望。鴛鴦女俠便問張秀才道。張相公。你和周洪那廝有何冤仇。以致派了兩個歹人中途刺你。張秀才失驚道。周洪麼。他本是我的同窗好友。誰知他看中了我的表妹。派人前去求婚。我姑夫對他派去的人說。本是門當戶對。奈因早已許字內姪。不能遵命。因此這個周洪視我如同仇敵。大概爲這事。派人把我刺死了之後。再去求婚亦說不定。鴛鴦女俠又問道。那末這廝和萬壽庵的尼姑。有什麼關係。以致幾個尼姑都去幫他。張秀才道。這我可不知道了。大概他們總有密切的關係罷。三人在茅亭中談談說說的過了一宵。不覺天色黎明。鴛鴦女俠道。聽說鄱陽湖中三月杪有龍船大賽。十分熱鬧。我們可要同去見識見識。姜瑞雲問張秀才道。張相公。我們可要同去。再繞道去到山東。張秀才道。小弟因家嚴臥病在省。十分沉重。小弟急要趕赴省城視親。心急如箭。兩位恩公。你們去罷。小弟只得少陪了。鴛鴦女俠道。張相公你獨自前去。倒覺不甚放心。姜瑞雲道。師妹說得不錯。張相公一人自去。我也

不放心。周洪那厮既派人在中途刺你。今雖然沒有達到目的。說不定還有人要來刺你。也難說定。倒不如我不去了。師妹你獨自去罷。我決定保護張相公赴省。鴛鴦女俠很是贊成。這樣便不會再出意外。但是張秀才於心很是不安。請姜瑞雲儘可去看賽龍船。姜瑞雲那裏肯聽。定要陪伴他同往。張秀才直感激得涕淚直流。一看天色大亮。姜瑞雲保護着張秀才往山東而去。鴛鴦女俠分別了兩人。一路往江西而去。不過是曉行暮宿。非止一日已到江西地界。然而天色又晚。找了幾家客店都已客滿。租不到一間空暇的房間。滿街來來往往的人擁擠不開。兩旁商店家家點得燈光明亮。十分熱鬧。鴛鴦女俠最後尋到一條略覺偏僻的街上。才找到一家客舍。尙未客滿。還有兩間空房出租。鴛鴦女俠便一脚跨進店。小二連忙含笑迎將出來道。你老人家來找親友。還是過宿。鴛鴦女俠道。找什麼親友。是來過宿的。小二連稱是是。請鴛鴦女俠請了進來。引她上樓一看房間。鴛鴦女俠憊這間太覺沉悶。空氣不佳。這房間不能合意。小二陪着了笑臉連說

有有。不過較小一點。然而空氣却很新鮮。光線也極充足。恐怕不合你老人家的意。鴛鴦女俠道。那倒不妨。只要清潔便可。小二領着鴛鴦女俠。將房門推開一看。雖然小些。可是倒很雅潔。頗爲合意。鴛鴦女俠說聲可以。小二連忙點上燈來。泡上茶來。因鴛鴦女俠還沒有吃過晚飯。小二又忙着送上飯菜。把個店小二上上下下的忙個不了。可是他忙雖忙着。他的臉上却喜形於色。非常興奮。鴛鴦女俠用過晚膳。小二進來收拾乾淨。一宿無事可敘。不在話下。第二天一早醒來。將窗推開。面前是一片曠地。種了許多樹木。陽光照着樹葉。印在地上。好像是一個個小金錢。鳥兒在枝條上跳來跳去。唱着清脆婉轉的歌曲。溫柔的春風徐徐而來。吹在人身上十分爽適。這種景象。完全是清明前後的好天色。鴛鴦女俠吃過早餐。問明到鄱陽湖此去尙不多遠。便出了店門。一路上往前面去。行不多時。來到鄱陽湖畔。湖邊上的人擁擠不堪。都來看賽龍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長長矮矮。肥肥瘦瘦。俊俏的醜陋的無一不有。真多得不可數計。尤其小販倒也不少。頭頂

肩挑擺攤的都有。更有賣武的。到處都是。鴛鴦女俠看得十分有趣。望着湖中。微微的水浪。好像片片魚鱗一般。湖中來來往往的。有幾條龍船。更有不少民船。鴛鴦女俠想。在湖岸畔走來走去的看看。有何興趣。不如也雇條小船。盪漾在這鄱陽湖中。豈不頗有意思麼。便到船家處雇定了一條小船。在湖中盪來盪去。倒覺是一種新鮮的味道。這日天氣晴朗。湖中也是風平浪靜。一時那數條龍船一字兒例着。只聽得一聲金鑼。那數條龍船都爭先恐後的拚命向前猛進。幾條龍船。一忽兒前一忽兒後的如同真龍一般。十分玲瓏活潑。確是非常好看。岸上和湖中的觀衆無不拍手叫好。鴛鴦女俠看了這種玩意兒。很是新奇有趣。又是處身在湖中飄盪。頗覺別有風味。與趁航船却大不相同。看得鴛鴦女俠目不轉眼的無暇四顧。正在這時。突來同樣地一條小船。並在鴛鴦女俠的船旁。徐徐同行。船中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齒白唇紅十分美貌。手中搖着洒金摺扇。顯得溫柔儒雅。看他的裝束。是像個公子的模樣。腰間却掛着一柄上好寶劍。在那公子身

旁的一人。蛇頭鼠耳的約有四五十歲。嘴邊留着稀稀的幾根鬚鬚。小腦袋上戴着一個紅結瓜皮帽。再配上一付大墨晶眼鏡。口中啣着一枝長烟管。腰間佩着一個烟袋。望去好像是個紹興師爺的模樣。還有三四個穿着黑衣箭袖。脚下踏着薄底快靴。手中各執着雪亮的純鋼單刀。一式都是武士打扮。望去好不威風凜凜。好像是保護着公子出來觀看龍船。多麼大派闊綽。鴛鴦女俠見那船和她的船同行並駛。心中已覺大不自在。然而無法干涉。只有待其自然而已。後見那公子般模樣的。時時偷眼望她。鴛鴦女俠心中有些懣惡此人。也是無可奈何。誰知那公子般的惡少。竟敢微笑着向鴛鴦女俠媚眼頻送。把個鴛鴦女俠氣得直跳起來。雖有滿腹怒火。也無法發作。弄得她紅着雙腮。坐立不安。這時船在湖中流盪。便吩咐船夫快快靠岸。正要迴避他們。詎料這公子依然緊緊相隨。不知高低的說道。小姐。你不必害羞迴避。鴛鴦女俠聽了。心中雖然萬般怒氣。但是並不和他打話。只是催促船夫快搖。那公子見鴛鴦女俠不理不睬。便輕輕跳過船來。

賊皮賊臉的笑道。小姐。你何必如是不言不語。難道你是息夫人麼。我望你不要冷待了我。鴛鴦女俠指着那公子怒道。你可是在放屁麼。青天白日之間。就是放屁。也不應如此。胆敢在大庭廣衆調戲年青少女。那個像師爺模樣的插口道。小姐。你不要這般怒氣。我家公子瞧上了你。正是你的好造化。莫要不識抬舉。不要觸怒我家公子。却不是玩的。我勸你快快依從了罷。鴛鴦女俠不聽則已。一聽之後。氣得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怒罵道。放你媽十七八代祖宗的狗屁。我可怕他奈何不成。那公子賊忒嘻嘻的。仍舊異常溫存的說道。小姐。他說得不錯。你要聽納良言。你我同舟作樂。豈不甚妙。說着低下頭去。要想在鴛鴦女俠的櫻桃小口上深深一吻。萬不防鴛鴦女俠抽手敬他一記耳光。打得他眼前金星四射。嘗嘗味道。倒也鮮美可口。既鬆又脆。非但並不道謝。反而也怒罵鴛鴦女俠道。你這不知好歹的淫婦。我有意抬舉於你。反敢羞辱於我。天下豈有此理。那紹興師爺般的獻計道。公子。你不必與他多言多語。武士們快來。與公子將此女子搶上船。

去。喚聲未絕。那三四個武士一擁而上。鴛鴦女俠一聽之下。怎不勃然大怒。卽將雙劍抽出銀鞘。隨手一劍。那老兒的頭和身體立時滾入湖中死了。三四個武士圍着鴛鴦女俠。戰不及三個回合。早已個個做了劍下之鬼。那公子見了。也不覺勃然大怒道。你這淫婦。胆敢如此無理。殺我心腹。斬我衛士。我豈肯與你干休。說着。也是劍出鞘刀出殼的。和鴛鴦女俠鬪將起來。一個是將雙劍舞得如同一個銀球。一個是把單劍使得劍光閃閃。都只見刀光。却不見人影。鴛鴦女俠一看那公子使的是花劍。雖然好看。却並未下過苦功。平凡無奇。不難取勝。那公子一見鴛鴦女俠的劍術。舞得井井有條。雖用花劍。尙不能亂其眼目。難以取勝。心中不免有些驚慌。那少年好勝心重。如何肯甘心示弱。用盡平生絕技。使一個童子拜觀音。向着鴛鴦女俠的胸前刺來。要想取她的五臟心肝。那知鴛鴦女俠急忙改變劍法。舞個獅子滾綉球。劈破公子的劍式。那公子一見。頓覺心驚意亂。只見鴛鴦女俠的雙劍。如同一個大球。一忽兒前一忽兒後的。休想找個破綻。連一點水

都潑不進去。公子被逼得無路可退。渾身臭汗。濕透羅衫。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他忽然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我在船中戰她不勝。不如和她水戰。必可一鼓而擒。想罷不覺暗自點頭微笑。立即口中唸唸有詞。鴛鴦女俠却聽不出他在唸些什麼。頃刻之間。天昏地暗。只是一陣狂風。湖中的巨浪滔天。鴛鴦女俠的那隻小船。怎經得起這狂風巨浪。立時打翻湖中。那公子跳入湖中。如履平地一般。那知鴛鴦女俠的水性功夫。也極高妙。看見公子那種得意的神氣。又要和他戀戰。那公子笑道。我再尊稱你一聲小姐。在此勸你不必和我再作苦戰。如今老實對你說了罷。我乃龍王三太子。二兄已死。今有意娶你爲妃。被你所殺五命。也可不與你再作計較。他日老王駕崩。我登大位。你乃正宮。我勸你快快隨我回宮享樂罷。鴛鴦女俠罵道。你雖是龍王太子。然而總是畜類。我等人類乃是萬物之靈。人畜豈可相配。我也勸你休得夢想。龍王三太子道。你既無此福命。倒不如送你歸天。說罷兩人又戰。鴛鴦女俠便將雙劍舞個鴛鴦戲水。實在是龍王三太子的劍術欠

精在水中又被鴛鴦女俠逼得且戰且退。正要跳出圈外的時候。胸前着了一劍。痛得他抱頭鼠竄的向前奔逃。鴛鴦女俠那裏肯輕輕放他過去。在後追趕。龍王三太子直逃進水晶宮門。大聲叫道。衆將安在。快快前來救駕。一時擁出許多蝦兵蟹將。把鴛鴦女俠團團圍住。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女俠罩入鎮海鐘 真人光臨水晶殿

却說龍王三太子直逃進水晶宮門。大聲叫道。衆將安在。快快前來救駕。一時擁出許多蝦兵蟹將。把鴛鴦女俠團團圍住。那個龍王三太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鴛鴦女俠也無從追趕。而且身入重圍之中。但是爲頭這員大將。面如虎臉。突出兩個銅鈴般的眼睛。頭頂將軍盔。身穿青色鋼甲。手舞着兩柄雙斧。直奔鴛鴦女俠。兩人便在水晶宮前。大戰起來。衆兵卒有的拿着長槍短棍。也有用的雙刀雙鎗。在四面大聲吶喊助戰。鴛鴦女俠和那員大將戰了幾合。便知他雙肩雖有千

斤之力。確是一員猛將。但是他生性愚笨。身子運用也不活潑。好似一隻蠢象一般。武藝果好。可惜他執而不化。全不知道隨機應變。沒有改良之處。我若這般和他戰法。就是戰他十天。恐怕有敗無勝。他全仗此牛力。我可無此能耐。須得用個巧計。才有取勝的希望。這時鴛鴦女俠已戰得滿身香汗淋漓。而那虎面大將。愈戰愈覺精神。鴛鴦女俠忽然露個破綻。只脚下一滑。仰面朝天一跤。那大將見了。心中暗自歡喜。今日你這女子要死於我的雙斧之下了。便一斧對準着鴛鴦女俠的頭顱。劈將下去。正想取她性命。不料鴛鴦女俠突然飛起一腿。可巧跌着那員大將的銅鈴般的眼睛。痛得他透入心肺。將雙斧拋在地上。抱頭正想奔逃。鴛鴦女俠飛身跳起。對準他的心窩。從後一劍刺去。穿成一個大大的窟窿。可憐那員大將。嗚呼哀哉的死在水晶宮前了。鴛鴦女俠把許多兵卒。殺得個十分痛快。只殺得水晶宮前。屍骨堆山。血流成渠。好不淒涼奪目。這時鴛鴦女俠的心中。怒火未平。還要尋三太子作戰。以息她心頭之恨。便殺進宮去。再說那龍王三太子

胸前受了一劍。負着創傷。逃進宮去。跪在父王跟前哭訴一番。說鴛鴦女俠非但將他恥辱。斬了龜丞相。又殺護士。並且把他刺傷。險些兒沒了性命。如今蟹將軍率領着蝦兵在宮前將她團團圍住。要求父王代兒報仇雪恥。否則她打進宮來。如何是好。說着跪在地上不肯起來。龍王一聽不禁勃然大怒道。快快將我大刀取來。便有兩個蝦兵。擡着一柄青龍大刀。這柄大刀。足足有一千多斤沉重。把那兩個蝦兵。壓得連氣都喘不過來。滿頭的汗。如珍珠般的流個不止。龍王把刀取在手中。舞將起來。顯得十分輕鬆。好像是毫不費力的樣子。回頭對三太子道。我兒。你可到後宮去休養創傷。爲父與你報仇便了。正在此時。一個蝦兵進宮報道。蟹將軍已陣亡宮前。龍王一聽。便又帶領了幾員蝦兵蟹將。奔將出來。及至殿前的甬道上。便利鴛鴦女俠相遇。龍王一見更怒。脫口罵道。你這賤婢。竟至這般大膽。私闖龍宮。傷我太子。斬我忠臣大將。快快自降受綁。不要污了我的寶刀。鴛鴦女俠怎甘受辱。也怒罵龍王道。你這老不明理的飯包。平日只知寵愛兒女。全無

家教。縱子闖事。你快叫那奴才前來給我陪禮。與你萬事干休。否則你莫怪言之不預。龍王聽了。老羞成怒。漲得他面紅耳赤的罵道。該死的賤婢。竟敢出口傷人。辱罵朕人麼。休得多言。快來受我一刀。說着。便雙手舉起大刀。直取鴛鴦女俠。望着她的腦袋。斬將過來。一刀就要結果她的性命。鴛鴦女俠將身向左一閃。龍王一刀。劈了個空。未曾達到目的。連手又是一刀着地掃去。要想將她雙足斬斷。鴛鴦女俠身輕似燕。往上一縱。離地數尺。龍王一刀又是落空。不覺大怒。將刀亂使。所有兵將。把鴛鴦女俠圍入核心。刀劍齊下。鴛鴦女俠戰得汗流如雨。用盡平生絕技。却殺不出重圍。總逃不得性命。她想。我莫不要死於亂刀之下。難道來歲的今日。便是我的週年不成麼。她想到這裏。未免有些傷心起來。她一看右翼兵力尚薄。如天祐我。也許由此逃生。亦未可知。她便拋却龍王。在右翼殺出一條血路。衝出了那層層重圍。心中暗自欣喜。幸得死裏逃生。彷彿漏網之魚。正想要奔出宮門的時候。那龍王一見鴛鴦女俠突圍而出。要是任其自然。放她生回。於心不

甘却要代他兒子報仇。不肯放她過去。忙將手一指。把鴛鴦女俠罩入金鐘。如有萬斤。又像生根一般。竟逃不脫身。這口金鐘叫做鎮海鐘。不論神仙妖怪。只要被他罩在中間。萬無逃出之理。不要說是鴛鴦女俠。她到底還是一個凡人。那裏會被她逃得出來呢。現在不說鴛鴦女俠被罩在鎮海鐘裏。要說她的師父菁華真人。那天正在大公山上逗着一對虎子作耍。忽然覺得一陣心血來潮。坐立都感不安。掐指一算。失驚道。啊。我的徒兒今日有大難臨身。恐有殺身之禍。我若不前去救她。更待何人。須得快快下山。方無不測。返身走進洞府。在壁上取下寶劍。背在肩上。駕起一朵祥雲。直往江西鄱陽湖而去。那消半個時辰。早已到了湖畔。低下雲頭。在袖裏取出一顆珍珠。掛在胸前。走到鄱陽湖中。水便分向兩邊。中間好像一條小術。兩旁都成水晶牆壁。非但不濕衣巾。連鞋襪都不沾點水。不到八九分鐘之久。菁華真人業已到了水晶宮前。便有門官通報進去。不到片刻功夫。龍王還是全身披掛的躡將出來。兩人拱手作揖彼此見禮。龍王便把菁華真人

迎了進去。便請入迎客室中。二人從又敘禮。分賓主坐下。獻上香茗。倒很有禮貌。龍王笑着道。不敢動問真人。因何貴幹下臨敝宮。菁華真人欠身答道。山人無故不敢打擾寶宮。實因爲了小徒特來懇情。龍王心中雖然明白。却故意問道。高足是否人稱她爲鴛鴦女俠的那個麼。菁華真人道。正是。小徒年青無知。雖然有辱太子。尙望視山人薄面。原諒一二。放還她的自由。山人令她向太子謝罪陪禮。再帶回山去從嚴訓責。龍王冷笑道。你代這個賤婢求情。我勸你不要作此胡思妄想。她傷我太子。殺我烏龜丞相。又斬我螃蟹將軍。斃我御林軍蝦兵。不可以數勝計。我今還不斬這賤婢。更待何時。虧你有這種全沒師教的高徒。朕人倒也深深佩服。說着不住的冷笑。菁華真人被龍王說得好不自在。當面有意把他這麼冷言冷語的取笑一番。菁華真人不免也要發作幾聲的說道。山人一無師教有此不肖徒弟。像你閣下既然有如此良好家教。怎麼也會縱放兒子在青天白日之下調戲我的徒兒。這倒也要請教了。究竟那個是罪魁禍首。龍王反問道。這個賤

婢。她把我的蝦兵蟹將殺得屍橫遍野。血染紅泥。難道還不是我的不是嗎。就是你有三尺八寸的厚臉。我也決不赦這賤婢。菁華真人聽了此話。無不都要動怒。便道。枉然你爲四海龍王之一。說出此話。全沒理性。我的徒兒賤在何處。倒要請你指教。妨且當我之面。出口賤婢。閉口又是賤婢。就是打狗。也應看主面。我心愛的徒兒。罵她賤婢。可是你所應該的嗎。龍王再冷笑道。罵你的逆徒賤婢。有何不可。我罵你一聲狗頭。也不妨。菁華真人怒道。你這狗頭。不要觸怒山人。攀你的龍角。剝你的龍皮。抽你的龍筋。再吃你的龍肉。看你怎樣。龍王更怒道。放你媽的狗屁。這裏不配你來的所在。與我滾將出去。菁華真人聽了。怒不可當。隨手把宮中的一切水晶傢俱。打得個粉粉碎碎。一面道。我好意以禮相對。誰知你理性欠通。好將我徒兒放回。萬事與你干休。若要哼出半個不字。今日我斬你這條毒龍。龍王道。你膽大包天。毀我龍宮。辱罵天庭命官。該當何罪。菁華真人又道。我罵你這該死的囚龍。毀你的龍宮。便怎麼樣呢。說着。便把龍王所最心愛的一個古玉花

瓶。拋在地上。打得個數千百塊。龍王勃然大怒。抽出腰劍。來戰菁華真人。真人也拔劍迎戰。一個是龍王。一個是劍仙。二人各顯神通。打得個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兩人起初在迎客宮中。漸漸地殺到宮外來了。一場好戰。十分厲害。菁華真人和龍王打了足足有二千多個回合。難分勝負。各人愈鬪愈覺精神。兩人又過了幾百個回合之後。龍王漸漸地示弱下來。菁華真人的劍勢愈逼愈緊。龍王却只是有守無攻。心中暗想。我將受窘。連忙用手一指。半空中飛下一個捕仙網。望着菁華真人的頭上直罩下來。菁華真人一看。便知此網不可輕視。他急把口一張。吐出一柄小小的飛劍。把那個捕仙網鑽成了一個極大的窟窿。龍王眼見自己的法寶被菁華真人所破。不覺大驚失色。也無心戀戰。往後便逃。菁華真人便乘勝在後追隨。直追至甬道。只聽得鴛鴦女俠喚着師父救命。菁華真人向四面一看。並不知鴛鴦女俠關在何處。只見那口鎮海大鐘罩在地上。菁華真人便棄了龍王。不再往前窮追。來到鐘邊細細一聽。才知鴛鴦女俠的確在內。便安慰鴛鴦女

俠道徒兒爲師在此。特來救你。你不必性急。說着。使用劍尖將鎮海鐘輕輕挑起。鴛鴦女俠看見地下透進一道亮光。連忙爬將出來。見了菁華真人。把他一把抱住。帶哭帶訴的說道。師父。徒兒受人恥辱。要望師父代我報仇。菁華真人又安慰鴛鴦女俠道。徒兒。你不必哭泣。爲師的已代你報過仇了。那條老龍被我殺得抱頭狼狽而逃。水晶宮也被我毀其小半。鴛鴦女俠道。還有那條小龍。他在鄱陽湖中。當着大庭廣衆調戲徒兒。現在還未出我心頭之恨。說着。師徒兩人來到後宮。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個影蹤。不知他們都逃避到那裏去了。鴛鴦女俠的怒氣未息。再到外邊。不顧一切的把龍王上朝時坐的龍椅龍桌。打得個無一餘留。把個壯麗宏偉的水晶龍宮。被毀得成一片磚場瓦爍。那裏還像什麼樣子。那末龍王和太子等到底逃往何處去了呢。怎麼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都找他們不到。原來後宮還有一個祕密地道。龍王敗了下來。逃進後宮。帶了太子和所有宮眷。都逃入那個地道中去躲避。恐怕他們師徒二人再來尋釁。而且龍王吃此敗仗。

於心難甘。準備作大規模的報仇。便把藏在地道中的那口神鐘。撞將起來。只要把此鐘一撞。其餘三海龍王。雖然相離數千萬里之遙。便立時聽得。馬上帶領兵馬。前去救應。彼此都是一樣。因爲各個龍宮之中。都有這麼一口求援鐘。却說那三海龍王。一聽到這求援鐘聲。便知北海龍王有難。都率領了全部兵馬。來到鄱陽湖中會齊。再浩浩蕩蕩的來到第四龍王的水晶宮來。這時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各處找不到龍王及太子。又至宮前毀了大半。鴛鴦女俠的怒氣也已平息了不少。菁華真人道。徒兒。這兩條逆龍。也找他不到。而且又毀了他的宮殿。我們不如回去罷。他也奈何不得。鴛鴦女俠也不反對。二人行不到半里。忽然前面來了許多兵將。爲頭的三個。都騎着高頭大馬。一式都是皇帝裝束。手中各執着青龍刀。後面隨着數員大將。都是虎臉般的。好像是兄弟行。頭頂鋼盔。身穿青色戰袍。都是兩柄大斧。率領着足足有三十萬人軍。刀槍林列。雪一般亮的刀槍。閃着陽光。十分好看。旌旗遮天。一看便覺威風凜凜。令人肅然起敬。菁華真人和鴛鴦

女俠二人見了。心中暗料。這莫不是援軍不成麼。正在這時。忽聽得後面特起一陣戰鼓。前面的三個龍王以及幾員蟹將。便攔住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的去路。背後忽又擁出幾萬蝦兵蟹將。絕斷後路。便把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二人重重包圍。不由分說。便有兩員彪形猛將。各騎着一匹高頭青鬃馬。舞着兩把長柄雙斧。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層層包入重圍。無法飛越。只得忽忽應戰。那兩員大將。雙臂都有千斤之力。武藝也很高明。身高八尺。腰大十圍。又騎在馬上。活像兩個門神。也許是像開路先鋒。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徒步應戰。倒感得有點棘手。誰知戰不上一二百個回合。那兩員大將突然勒馬跳出圈外。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見了。反覺十分奇怪。他們且未敗北。何故退了下去。不及往下再想。忽然又是兩員大將。飛馬過來。接着再戰二人。就是這樣。落花流水的更換了個沒有止境。原來他們用的是循環流行戰。有意消耗他們的能力。待至他們筋疲力盡。便可生活捉過來。那末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師徒二人。都有飛天的劍術。這個時候

他們爲何不用飛劍出來呢。要知凡是劍仙。不到生死關頭。不肯亂用。這時師徒二人還戰得正在興奮。好不是一場惡戰。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一陣仙樂。空中飛來一朵五彩祥雲。雲上站着一位神仙。朗聲喚道。兩下不得交戰。玉旨在此。宣爾等上天審問。嚇得衆人都拋下刀槍。跪在地上。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神仙天庭審巨案 妓女玉貌染微瑕

却說雙方正戰得十分緊要的關頭。忽聽得一陣仙樂。空中飛來一朵五彩祥雲。雲上站着一位神仙。朗聲喚道。兩下不得交戰。今有玉旨在此。宣爾等上天審問。嚇得衆人都拋下刀槍。跪在地上。恭接聖旨。今玉帝因知你們在此惡戰。特宣菁華真人。鴛鴦女俠。及龍王父子等四人上天候審。速即隨我上天。不可有誤。其他三海龍王。各率所部。自回龍宮可也。菁華真人。師徒。和龍王父子。那敢怠慢。各隨着天使。騰空飛上天庭。那需片刻時辰。早已進了南天門。四人跟隨着天使。步行

看來到玉帝天宮。天使便叫他們四人。且在宮前等候。待奏明玉帝之後。再進宮受審。不說善華真人師徒二人。以及北海龍王父子二人。等在玉宮之前。彼此怒目相視。這也不必細敘。那天使緩步走進玉宮。先行三跪九叩禮之後。便啓奏玉帝道。現已將一千人犯。統統帶上天堂。現在宮前恭候。專待萬歲下旨發落。天使奏畢。便站立在旁。玉帝坐在龍椅上聽了。心中便自暗想。那北海龍王。乃天庭命官。我可親自審問判罪。但是那善華真人師徒二人。乃劍仙道派。不是我所管轄。如也由我審問。有失老君體面。而且有傷感悟。這事如何是好。玉帝想到此層。難題。一時也不能立決。他略一沉思片刻。忽然被他想到一個兩美之計。也難免喜形於色的自言自語道。善華真人師徒二人。暫留在此看管。一面派人前去通知老君。請他前來會同合審。豈不甚妙。想罷。便擡筆修了封書信。致意老君。便仍教天使將此書札送到那人景宮中。務祈請他迅速前來會審。天使接了書信。那敢遲延耽誤。便去到八景宮中。將信與老君一看。只因這天老君在宮中煅煉金丹。

十分鄭重其事。却萬難分身。玉帝徧來函約會審劍仙。要是不去。與情理兩相不合。要是如約而去。實在無此空暇。倒也十分兩難。回思一想。不如派大徒弟前去代表陪審。並再說明原由。似無不可之理。可巧這天東華帝君却在宮中。老君喚至跟前。吩咐叮嚀了他一番。並也修了一封書信。交他面遞玉帝。東華帝君唯唯是命。便和天使同到玉宮。恭恭敬敬的將書信當面呈上。玉帝打開一看。知道老君今日沒有空暇功夫。派大徒弟東華帝君來做代表。這是常有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我和他有高下之分。如何可以並坐會審。老君雖說是陪審。這不過也是美其名而已。玉帝又一想。他既派徒弟代表審理。我豈不是也可派人代表。審理此案。打定了主意。便傳下旨來。朕人欽派李靜爲代表會同東華帝君合審此案。托塔李天王接了玉旨謝恩出來。派黃巾力士押了一千人犯。便和東華帝君同到自己的衙門。立時在一張公案間。設了兩個座位。尊東華帝君上首請坐。東華帝君推之再三。無法拒絕。只得拱了拱手。道聲有佔了。天神天將肅立兩旁。便

把菁華真人鴛鴦女俠以及北海龍王和龍王三太子等四人都帶到案前。問明因何大動干戈。菁華真人便說龍王三太子在鄱陽湖中。當着大庭廣衆任意調戲我的女弟子。鴛鴦女俠。因他太無廉恥。又教訓了他一番。便老羞成怒。將我徒弟收入鎮海鐘中。更欲傷她性命。我知了此事。便前去懇情。他非但不肯答應。反而辱罵於我。更求援於各海龍王。統兵領將的將我師徒二人團團圍住。意欲傷害我們。托塔李天王和東華帝君。都問北海龍王道。聽見了沒有。你爲何縱放兒子在青天白日之下。故意調戲人家年青少女。可有什麼辯駁。快快說來。北海龍王道。雖然確曾看中他的女徒。但是他們師徒二人斬我烏龜丞相。殺我螃蟹將軍。蝦兵被她殺得堆山尙遍野。血染紅泥。又成渠。旣傷了我的太子。更毀了我的龍宮。托塔李天王和東華帝君一聽雙方的供詞。彼此都各有理由。倒覺得難於解決。那方是事。那方是非。但是決沒有雙方都是。雙方都非。二人商議了片刻。同對菁華真人道。他雖調戲你年青女徒。傷其太子。果然咎由自取。但是你們不應

毀其龍宮。姑念初犯。今暫勿罪。下次如再有事。二罪並罰。回頭又對北海龍王道。兒子調戲年青少女。成何體統。你應該從嚴訓責。何故溺愛如此。以致引動刀兵。有失和平。本當從嚴重辦。今則從寬發落。罰你自行再建北海水晶龍宮。下次若再有同等事件發生。定當革職查辦。現在爲你等雙方和平解決。從此均不得結仇記恨。今各自回可也。四人都各叩謝退出。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二人。因事情便宜了結。心中好生快樂。惟有北海龍王父子二人。因事情未免太覺吃虧。心中頗不受用。也是叫做無法可施。只是相對歎息。不說北海龍王父子二人同回北海而去。不在話下。單要敍菁華真人和鴛鴦女俠同出了南天門。駕着白雲。往何處去。却並沒目的。菁華真人道。目今春光明媚。我們又沒有什麼大事。不如同往杭州去一遊。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乃人間勝地。我們不可不去一遊。鴛鴦女俠非常贊成。並沒異議。師徒二人便取道直往杭州而去。瞬霎之間。在半空之中。已經望見杭州。便在城隍山前按下雲端。就在山嶺上觀看了一番。錢塘江

便在前春波瀾瀾。很有意思。二人下得山來。在西子湖畔舉目野眺。只見湖中畫舫小艇。來來往往。倒很有詩意。只覺得春風徐送。人處在其中。飄逸欲仙。綠柳紅桃之下。對對少年情侶。緩步湖濱。多有意思。細鱗般的小波銀浪之中。倒影着亭閣青山。好不有趣。更好看的是春雲接着白烟縷縷。不覺天色已晚。鴛鴦女俠看得依依難捨。因時近黃昏。只得隨着菁華真人。找了一家旅店。也是位近湖濱。推窗遠眺。尚能遙見西湖。鴛鴦女俠看了這暮銀色湖景。亦頗依依戀人。師徒一人同寢一屋。談些別後離情。過宿一宵。也不必細敘詳說。到了次日清晨。師徒散步湖濱。傳聞得杭州有個名妓黛情。今年尚只一十八歲。生得如同天仙一般。說不盡的許多美麗。鴛母視如掌中之珠寶。貝得像棵搖錢樹。至今還是個處女。却未曾經人採摘。鴛母次要他接客。黛情對她說。媽要我接客。未爲不可之事。不過要我看中才肯。鴛母也不甚相強。好在因她來後。一般王孫公子。誰不愛她。所以妓院前每天都是車水龍馬。門庭如市。鴛母在她的身上。着實賺了幾兩銀子。那

知這個黛情姑娘的眼界甚高。這些公子王孫都不在她的眼中。因此她的名譽愈弄愈大。杭州的人仕無不知道。連三尺孩童都知道黛情兩字。那知有一個窮秀才朱文也慕黛情的豔名。每欲一覩爲快。可是要去和她談談。也須要十兩銀子。他一貧如洗。那裏有此整數。這朱文省衣節食的過了三四個月。他居然積蓄了十兩銀子。這日他換了件整潔衣服。懷着此銀子。去到妓院。會那黛情姑娘。兩人一見。彼此都覺情投意合。大有相見恨晚之慨。朱文很想要娶她爲妻。鴛母要五千兩身價。可憐朱文乃是個寒士。那裏會有此鉅款。這日朱秀才癡癡呆呆的也在湖濱散步。爲菁華真人師徒二人所見。彼此攀談起來。倒確是個飽學書生。他日必有發展。如今可惜缺少這阿堵物。在談論之間。往往要提及黛情的如何美貌多情。師徒二人聽了。可憐亦復可笑。鴛鴦女俠對菁華真人道。師父。據朱秀才所說。那黛情如是美貌多情。風塵中人。那有不愛金錢。我看她那日和朱秀才情投意合。恐怕是看在這十兩頭的面。上罷。癡呆的秀才。也許他言過其實。我倒

要想去看看她究竟如何美貌多情哩。菁華真人因爲平日十分寵愛鴛鴦女俠。她的話無不言聽計從。便連連點頭道。言之有理。可是現在時間尙早。二人便在天竺林隱等處。玩個痛快。及至下午。師徒二人來到妓院門前。自有烏龜迎接進去。入了黛情姑娘的房間。倒頗雅潔不凡。那黛情的確有沉魚落雁之容。羞月閉花之貌。談吐風雅。毫無風塵中的氣派。墮落確然未免有些可惜。要是與朱秀才成其佳偶。倒不愧是一對所謂男才女貌。鴛鴦女俠暗對菁華真人道。師父。你做個月老罷。作成了他們的因緣。菁華真人聽了。先對鴛鴦女俠微微一笑。便也領首應允。只見菁華真人用二指在黛情的眉樑之間一點道。你這張臉蛋怎麼會生得這般美貌動人。說罷便和鴛鴦女俠揚長而去。黛情被菁華真人用二指一點之後。也便微微一笑。那知他們師徒二人去後。黛情被點之處。忽顯二個黑色指印。如是一天大似一天。不到數天。變成半個黑臉。憑你的臉兒架子生得如何俊俏。這般王孫公子那裏還會愛她。生意也便從此冷落。鴛母便將她虐待起來。

叫她做些粗作之事。終日在廚房中煮飯洗衣。那裏還當她人用。誰知這朱文秀才。自從屬意了黛情之後。一定要娶她爲妻。便設帳在一家富戶人家。教讀幾個學生。每年只有二三十兩。他便省衣節食的。苦了三四個年頭。居然被他積蓄了百把兩銀子在手中。一日。忽然他又想起那個黛情。懷着銀子。便來到杭州城中。去望望那黛情姑娘。到那妓院門前一問。黛情却依然仍在。心中好不快樂。此來並未白走。跨了進去。一眼便見黛情却在代其他姑娘洗滌衣褲。身上的衣服破舊不堪。而且還變成了一個鴛鴦面孔。好不醜陋煞人。兩人相見之下。禁不住相互抱頭痛哭。朱文便安慰黛情姑娘道。你不必如此傷悲。我娶你回家便了。黛情姑娘止住了珠淚。顯得十分奇怪的道。朱相公。如今我的容貌已毀。難道你不嫌醜惡不成。莫非是故意來恥笑我的麼。朱文秀才道。小姐。你言之錯矣。男女的彼此愛慕戀愛。決不可單以容貌之俊醜爲論。須要含於情合乎義纔是真情深愛。年老之人。無不都從年青過來。目前雖是美貌俊俏。他日豈不成紅粉骷髏。我

乃忠情於你。黛情一聽不禁大喜。朱文便和鵝母說明。要娶黛情爲妻。須要若干身價。鵝母一想。現在的黛情。不比三四年前的黛情了。既變成了這張十人九厭的醜臉。早已無人顧問的了。留在家中。有無用處。非但不能在她身上產生出錢。每年的衣食。反要化他幾兩銀子。現在有此屈死要娶她回家。多少總可取回幾兩銀子。倒也是難得的機會。不過要他多了。這個窮鬼却出不起。養在家中。費衣費食。頗不合算。倒不如隨便幾兩。讓她去罷。打定好了主意。便含着笑臉答道。朱相公。你既要娶她回府。有無不可之理。至於身價一層。隨便罷。朱文一聽鵝母的話。雖然允許。談到身價。却說隨便。這隨便二字。倒大有文章可做。未知她究竟要我多少數目。從前要五千兩才能娶她。如今就是打個一折。也得要五百兩銀子。我那有此鉅金呢。豈不是仍成畫餅麼。便逼着問道。你不要說隨便二個。到底要幾兩銀子才可贖身。鵝母暗想。不如就半送半賣的給了他罷。便道。既是朱相公愛她。便算了五十兩白金罷。朱文一聽這個數目。真是喜出望外。只要五十兩銀

子。倒來了個一折一扣。只是個百分之一。急忙從懷中取出。當面稱了五十兩上好紋銀。交付清楚。帶了黛情便走。來到自己家中。身邊還有四五十兩銀子。尚可暫度光陰。夫妻十分恩愛。那黛情因爲朱文尙不忘舊。仍愛她醜陋的容貌。所以也不辭井臼之勞。那朱文自從娶了黛情之後。便不再設帳。在家閉門苦讀。用功不及一載。居然被他得到一個縣官之職。夫妻雙雙上任之後。從此以後。雖不是豐衣足食。却也不須憂愁。一日黛情到親友處赴宴。無意中遇見鴛鴦女俠。黛情一見。不覺勃然而想。這女子那日指使一個老兒。用指一點。變成半面黑記。我因此吃了不少苦頭。使令下人將鴛鴦女俠拉住。親自押着回衙。也不去赴宴了。到了衙門。鴛鴦女俠對朱文如此長短的一說。否則他們決不能配成夫婦。惟有此法。才可保全黛情的貞操。朱文道。既有方法。使她變成半片黑臉。必能解除。鴛鴦女俠便教他們。只要用蘿蔔汁一擦。卽去。依法一洗。果然靈驗。黛情依然變成她本來的臉目。仍舊是千嬌百美。見了那個會不愛慕。朱文夫婦十分歡喜。正要感

謝鴛鴦女俠却不知去向。這是後話。不必細敘。那日善華真人點了黛情之後，便和鴛鴦女俠出了院門。往前慢慢散步。正這當兒，善華真人忽對鴛鴦女俠道：「啊，啣不好。徒兒你趕快回家。令兄有難。」鴛鴦女俠一聽失驚。未知她哥哥有何災難。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世妹愛師兄風情旖旎

書僮遇黃狗腿肉淋漓

却說善華真人忽對鴛鴦女俠道：「徒兒你快快趕回家去。令兄有難。非得你去不可。愈速愈妙。遲則恐有誤。現在你也不必細問。到了那兒，自然便會明白的。去罷。」鴛鴦女俠聽了，那敢怠慢。便用縮地術趕回家門而去。從杭州至京，亦有不少路程。當然不能一步跨到。也須相當時日。不說鴛鴦女俠努力趕回家中，却說鴛鴦女俠有個哥哥叫闕光。今年才二十歲。娶妻錢氏。雖已是個秀才，却還未中舉人。所以每天仍在一個朱老貢生的家中讀書。本來他家很可以請位飽學的老夫

子到家中來教這位國光公子。奈因一時沒有相當的人才。而且這位朱老貢生的學問實在太好了。不過他有一個古怪的脾氣。無論誰家聘金出得怎樣多。他總不肯去坐館。慕他的學問。要教子弟讀書。非到他家中去不可。所以他家中去讀書的。頗不乏人。而且都有些公子王孫之類。國光公子也是其中的一個。那日也是春天。這位朱老貢生忽然出了個題目。要諸學子做篇八股文章。限明日交卷。也是合該有事。素來這位國光公子是位絕頂聰敏的人。一揮而成。那日他見了這個題目。搜盡枯腸。一時見想不出來。未免在廳中踱來踱去。預備想出一些好材料。踱了約有半個時辰。依然是空無所有。忽然看見一個窗格眼裏。露出一隻烏溜溜的眼珠子。配着張標緻的臉兒。國光公子一見。想道。這位女子是誰呀。生得如此美麗。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踱了過去。也用一隻眼睛。在這個窗格眼中望過去。那裏知道兩隻眼睛碰在一起。反而一些都看不出來了。那個女子退後了幾步。便看得很分明了。只見一張像桃花般的臉兒。又白又嫩。却在微微

地一笑。這一笑不得了。使人掉了魂。在未笑之前已露出一個動人憐愛的梨渦。小口中露着兩行珍珠般的皓齒。國光公子見了。幾乎連骨都要酥了。正在這當兒。忽見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望着那女子叫道。姊姊。媽媽叫你去煮飯哩。只見那女子恨恨的。回答道。知道了。國光公子認識這個孩子是先生的兒子。現在這孩子叫她姊姊。她一定是先生的女兒。是我的世妹無疑了。他連忙從指頭上勒下一隻玫瑰紅的寶石戒。放在這個窗格上。返身再去踱他的方步。好在這時衆人都埋着頭的在做他們的文章。並無一人注意他的行動。心中暗自安慰。幸未有人瞧見。回頭一看窗格上的那隻戒指。早已不翼而飛了。料知一定是被世妹取去了。心中好不暗喜。她既取我的戒指。一定是有意於我的了。他愈是想的得意。那裏還有什麼心思做文章呢。待至散學。便獨自一人回到家中。坐在書房裏。只覺得悶悶不樂。來發來富兩個書僮進來送茶。看見公子有不樂之色。來發便問道。公子。你今日回來爲何不很歡喜。難道是在學中吃了手心不成麼。國光公子

怒道。放你的狗屁。我爲何要吃手心。來發又問道。旣不是因吃手心。爲何悶悶不樂。國光公子便先呷了口茶道。說與你聽也是徒然。來發跳着道。不妨說來我聽。軍師自有方法。國光公子道。真的麼。來發豎着一個大指。胸前一拍。搖搖擺擺的說道。豈有假的。公子十分歡喜的道。那末說給你聽了罷。原來我看中了先生的女兒。你有什麼方法替我想。事體弄成之後。賞你五十兩白金。又大大地誇贊那小姐臉兒是生得如此地美麗。身段是生得如何地苗條。金蓮是纏得如何地瘦小。手指是生得如何地纖細。總是無一不美。無一不好。來發道。容易容易。你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無有不成之理。不過事成之後。那五十兩頭可不要忘記。國光公子一聽。驚喜道。果然妙計。事成之後。怎敢忘記。那末你依計快去辦理。便提筆寫了一個條子。叫來發到賬房中去領了三百兩銀子。却說來發在賬房中領了三百兩銀子。來到大街。原來朱貢生的隔壁是家豆腐店。近來因爲沒有本錢做生意。所以老夫妻倆關了有個把月的門。來發便敲門叫道。張老伯在家嗎。裏

面答應道。在家便開出門來一看。又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來發哥。請進來坐坐。來發便進了門。開口對張老頭兒道。張老伯。你要小小的發財麼。你如果要發財。便把這所屋子賣給我。公子拿了這幾百兩銀子去借一所屋子。豈不是又可開你的豆腐店了麼。張老頭兒道。可以可以。怎麼會不可以呢。只要價錢肯出得足。來發道。你的這所屋子。只值得幾吊錢。現在我家公子要買。很可敲一記竹槓。不過你要提一成給我。張老頭兒道。來發哥說的。有何不可。來發道。那末房價便算了。三百兩銀子罷。歡喜得張老頭兒連連說。好得很。好得很。一言爲定。來發道。不過三天之內要出屋的。張老頭兒也一口答應了。來發便稱了二百七十兩銀子。把三十兩頭當場扣下。來發便告辭出門。返家回復國光公子。那日已是撐燈時分。公子草草用過晚膳。便到上房睡覺不提。到了明天。胡亂做了一篇文章。交與朱貢生了事。那日讀書也無頭無緒。每要想看世妹。總不得一見。一天散學回家。來發對國光公子道。少爺。豆腐店裏的二老已出屋了。不過房子太破舊骯髒了。

國光公子道。到賬房中去領銀子。把屋子翻造了罷。愈速愈妙。那須幾日。早把一所舊屋子翻得煥然一新。應用之物。都擺設得齊齊整整。便來回復公子。國光公子一聽。好不歡喜。便到後堂。對父母二老道。爸爸媽媽。我在家中讀書。很覺分心。不大讀得進去。現在要想住到朱老夫子的隔壁。朝夕可以隨時請教。母親却不贊成。以爲兒子結婚未及一年。就要分居。不大妥當。而且年輕人在外面。不免要花花綠綠。弄出意外的事來。如何是好。父親對於夫人的話。大加反對的道。你們女人家知些什麼。兒子要住在先生那兒。正是他的回心轉意。肯用心讀書了。那裏會到外面去胡鬧。要是真有這種意思。我日日派人調查。有何不可呢。就是這樣答應兒子了。便在當日。把被褥書籍整理妥貼。便搬到新屋子裏去了。住了二三天。國光公子對來發道。就是這麼住着。仍舊沒有意思。不能達到目的。來發道。少爺。你不要性急。此事包在我的身上。總之使你成功。達到目的爲止。明日你去拜那朱老頭兒爲乾爺。你和她不是成爲兄妹麼。那末你們便可時常見面。不過

你明天去要待那個老頭兒出門的時候去才好。事成之後，不過我的五十兩頭，可不要忘記。國光公子道：知道了。你怎麼在銅鈿眼裏鑽觔斗啊。待至明天，到街上去買了二十斤麵，香燭和衣料，以及許多東西，抬到朱貢生的家去。事有相巧。這天朱貢生被幾位老友請去喝酒吟詩，所以不在家中。來發來富兩個書僮，便將東西都抬了進去。朱夫人一見，忙問何事。國光公子道：我特地來拜先生做乾爺。以後叨教一切，便當得多。而且尤其親熱。朱夫人道：現在你先生不在家中，你就是要拜他爲乾爺，也得要等他回來。國光公子道：不妨。不妨。師母在也是一樣的。朱夫人看見天井中的許多禮物，倒有點眼紅起來。也就一口答應了。來發來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忙着手腳，把香燭都點了起來。鋪上紅毡毯。國光公子納頭便拜。喜得個朱夫人眯着眼，把口笑得合不攏來。便說道：那末乾兄弟也要相見相見。國光公子連連道：那自然。那自然。不一回，那個孩子出來相見了。一個叫聲哥哥，一個叫聲弟弟。朱夫人便和國光公子七搭八搭的瞎談起來。急得個國

光公子坐立不安。他滿想見一見這位小姐。她竟不叫她出來和我相見。後來實在忍無可忍了。便道。乾娘。還有妹妹也得要出來相見相見。朱夫人道。女孩兒家。免了罷。急得國光公子道。兄妹應該要相見。否則是乾娘見外了。朱夫人因爲不要得罪這個有錢的乾兒子。連說不錯不錯。誰知這位小姐。聽得有人來拜父母做乾爺娘。在屏風後探看了。正是她的意中人兒。早已換上一身新竹布的短衫褲。專等在那兒。母親來一喚便出來。國光公子一看。正是那日的女子。便向她深深地作了一揖。口稱妹妹。小姐急忙含笑着道了個萬福。稱聲哥哥。不知趣的朱夫人便把女兒趕了進去。國光公子和朱夫人談了一回。實在毫無興趣。也便告辭了。小姐自從那天見了公子。便屬意於他。後來看見窗格眼上一隻戒指。便拿了懷在懷中。到了晚上一聽父母都已睡熟。便推推她的弟弟。這孩子被她推醒了。便問她的弟弟道。你知道日間在書房中踱來踱去的那個最標緻的人嗎。孩子道。我怎麼不知道呢。小姐心中一個高興。又問道。你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名

字你快快說給我聽。孩子道：他是我爸爸的兒子，小姐一聽大怒，隨手便在他的臉上括的打了個耳光。孩子吃了個耳光呀的一聲哭了。小姐恐怕父母驚醒，連忙將買好的一塊糖塞在孩子的嘴裏。孩子立即便止住了眼淚不哭了。吃着糖又說道：他不是他爸爸的兒子，一定是他媽媽的兒子了。小姐一聽又可氣又可笑，便叫他快快睡罷。到了第二天，國光公子待到散學之後，便叫那孩子到自己的書房中來，又買了許多糖給他吃。問他叫什麼名字。孩子道：我叫瑞哥兒。公子又問：你的姊姊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瑞哥兒道：我姊姊叫湘倩。今年十八歲。公子又問道：你和誰睡的。瑞哥兒道：我和姊姊睡的。公子又問了許多。瑞哥兒都回答了。說他們只有間房間，四個人睡兩隻牀，都在一間裏。爸爸早上上毛坑，媽媽傍晚上毛坑，姊姊二更時候上毛坑，我却沒有一定。大多在下午上毛坑的。國光公子一一都知道了。那瑞哥兒糖菓吃得很高興，一會兒也便回去了。第二天，國光公子買了許多樹柴，令來發押着送到朱貢生的家中去，給他們煮飯。來

發便吩咐把這些柴都堆在後園。靠着牆壁。成一個梯形。原來國光公子的後園和朱貢生的後園可巧是隔壁。這晚國光公子待至二更時分。在後園用了把梯子。輕輕地爬過牆去。便在那樹柴上走下去。這時湘倩恰巧在毛坑上出恭。忽聽得吉吉格格地一陣響。不知是什麼東西。嚇得她心上一跳。忙問道。是什麼。國光公子便輕輕地答道。妹妹。你不要大聲叫喊。是我呀。湘倩一聽原來是國光。却是她久已思慕的人兒。心中忽覺得又驚又喜。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却是哥哥。你來做什麼。國光公子連忙道。妹妹。你不要聲張。等一會兒自然會明白的。說着。早已輕輕地爬了過去了。這時月色如銀。十分明亮。湘倩已出了毛坑。兩人一見。互相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時反說不出一句話來。還是湘倩先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掩口含笑着道。哥哥。半夜深更的你來做些什麼。國光公子也笑着道。還要問我來做些什麼。我不是都會着你麼。妹妹。我真愛你呢。幾乎想得我發了癡。湘倩緋紅着臉。羞答答的道。我怎不愛你呢。說着。兩人緊緊地握了一回手。又深深

地接了一個甜蜜的長吻。二人便在後園的草地上春風一度。二人又加了一層超人的親愛。事畢之後。湘倩自回房去睡覺。國光公子也偷偷地爬牆過去。從此之後。兩人每晚在二更時分到後園去幽會。非止一日。也並沒有個人知道。一日。忽有個家人奉了老爺之命請公子回府。國光聽了倒嚇一跳。不知爲了是什麼事。不要我趕的這回事已經被父親知道了。沒法只得隨着家人回去。待回到家。請了雙親的安後。却並沒有什麼事。母親說他出門了有個把月。沒有回家過一次。說他和新少奶奶結婚還不到一年。少爺常住在外面究竟不是事。怎麼可以丟一個少婦單獨地住在家中。叫國光公子每隔五天。須要回家一次。以安慰年青的少奶奶。今天就住在家中罷。國光公子沒法。只得依了母親的話。這天便在家中。沒有回他的書房去。和少奶奶伴宿了一宵。也不必細說。那邊的書房裏。只留着來發和來富兩個書僮。這天直等到上燈時分。還不見公子回來。心知是一定不會再來的了。來發一想公子既不回來。隔壁的那個湘倩是不會知道的。

這麼美貌的一個女子。好像天仙下凡般的。人間實在是少有。我倒不如趁此好機會。樂得玩她一下。這個便宜貨。打定主意。待至二更天氣。偷偷地換上公子的衣服。便也爬過牆去。要知來發爬過牆去。冒着國光公子。湘倩上當與否。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老父貪財賣嬌女 尼姑作法誤夫人

却說來發也待至二更時分。換上了公子的衣服。乘着公子不回來的好機會。樂得去揩這便宜貨的油。也在後園用扶梯爬牆過去。正從柴上吉吉格格的走下去。那知他過於性急。湘倩小姐還才從裏面出來。沒有把後門關好。一隻黃狗聽得有人聲。便飛奔出來狂吠。對準來發的大腿上咬了個大窟窿。來發又嚇又痛。仍從柴上爬回牆去了。湘倩却嚇了一驚。以爲是國光公子被狗咬傷了。心中又害怕。急得她連忙關上了後門。回房中去睡覺。第二天國光公子回來了。到了晚

上又爬過牆去幽會。湘倩早已等在那兒了。預先把狗關在後門裏。一見公子過來。連忙迎上去叫道。哥哥。你昨晚咬傷了沒有。國光公子很奇怪的道。我昨晚沒有來。到底怎麼一回事。湘倩便把昨晚的事告訴了公子。國光一聽。便料到必定是來發或來富這兩個畜牲。又連忙盤問湘倩道。你被他騙上手了沒有。湘倩道。沒有。幸虧那隻狗。嚇得他逃了。國光公子聽說沒有上手。心中才安逸了。二人便在草地上顛鸞倒鳳的恩愛了一回。國光仍爬牆過去。待至天明。便把來發來富喚到跟前。怒容滿面的對着他們從頭上望到脚上。再從脚到頭上的望了一回。來富是沒做虧心事。胆子大得像西瓜。挺着個肚子讓公子看。來發是賊胆心虛。這時已侷促得不安了。國光看了一回。忽問來發道。你腿上綁着的什麼。快快說出來。爲什麼要用布綁着。要是有半個支吾。我便打斷你的狗腿。來發抖擻擻的道。少爺。這是我昨天在街上跌了交。腿上破了皮。所以用布綁着。公子明知他說謊。捉不到證據。也只得作罷。惟有恨恨的說。你下次要小心點。來發只嚇得連稱

是是是。從此公子每隔五天回家一次。湘倩也知道了。那日便不到後園等候。有一天。二人在後園幽會。事畢之後。國光已爬過牆去了。湘倩也整理好了衣服。想回房去睡覺。那知這晚朱夫人肚子痛要腹瀉。出來上毛坑。忽見女兒和一個男子在草地上幹這麼一回風流事。氣得她說不出話來。湘倩整理好了衣服。正想進房。走到後門口。看見母親兩手撐成個花瓶架子。怒氣沖沖的站在後門口。湘倩一見。便知大事不妙。自己利哥哥的事。一定被母親知道了。連忙便跪在母親的跟前哀求。朱夫人怒道。你這個賤人。和那個在幹這種不知羞恥的事。我告訴你的爸爸。打死你這條狗命。她還以爲女兒不知和那個沒身份的人做的事。湘倩道。媽媽。我和隔壁國光哥哥呀。朱夫人一聽是自己有錢的乾兒子。滿面便堆着笑容的說道。天下自有你們這兩塊臭肉。竟會一搭一擋起來的。你真是個笨貨。他會過來。難道你不會爬過去的麼。就是這樣睡在草地上幹事。豈不要成病的麼。下次你爬過去。不過我對你說。他是個富家的兒子。你問他討些金銀。我告

訴你。白的是銀子，黃的是金子。你知道嗎？而且要他寫個筆據娶你。湘倩連忙點頭道：知道。知道。母女二人便很歡喜的進去了。那個朱老頭兒却被瞞在鼓裏。一點都不知道。到了來日的晚上。國光公子照例爬過去。湘倩連搖着雙手。叫他不要下來。國光倒一怔。以爲事情是有點緊張。忙問是什麼意思。湘倩道：這事被我媽媽知道了。國光一聽嚇了一跳的問道：那麼如何是好呢。湘倩道：不要緊。她叫我爬到你那兒去。湘倩說着。便爬將過去。二人手攙着手兒。雙雙地走進了國光公子的書房。湘倩道：我媽媽向你要些銀子。國光一口答應道：可以。可以。不過我這裏不多。待我回家去取了來。說着便在牀下的箱子中取出每只重五十兩的二只元寶。湘倩見了很歡喜。又對公子道：我媽媽又說：你定要娶我回家。可不能做小的。而且還要寫個筆據給她。國光公子也答應了。說着二人便寬衣解帶的上牀去睡覺。直到天色泛着魚肚色的時候。湘倩才偷偷地爬回去。這天國光果然回家去取了許多銀子。又代湘倩裁製了不少衣服送去。朱夫人一見。滿心

歡喜。對她的女兒道。這些銀子。我是不給你的了。你弟弟年紀小。是要給他的。將來你過門之後。他家都是銀子。湘倩很慷慨的說道。可以可以。國光公子知道父親是個很固執的人。那裏會肯允許兒子再娶一房媳婦呢。去和來發商議。來發道。此事容易得很。只要如此這般一來。大事便可成了。國光公子連稱妙妙。晚上便對湘倩說明了。叫她這幾天之中不要來。下天公子便回家了。也不到上房去睡覺。只睡在書房裏。暗中買了許多糕餅放在枕頭底下。從此之後飯也不吃了。說是生病。急得二老沒法想。要去請醫生。公子說。不必請大夫。我有死無生。父母那裏肯聽。把醫生請來。一方脈却沒有病。那裏可開什麼藥方呢。臨行的時候只說了聲心病心藥醫。老夫妻倆一聽醫生的話。本來覺得兒子的病生得有點蹊蹺。自己盤問。又盤問不出來。便叫他奶媽去盤問。也許會有些頭緒。奶媽進了書房。盤問公子究竟生些什麼病。還是你心中要什麼東西。國光公子道。我沒有生病。但是我做的是做不到的事。所以只有會死了。奶媽有些着急道。少爺。你倒說

出來聽聽。老爺不答應。也許太太會答應。她是這麼地愛兒子的人。公子道：我要把朱真生的女兒娶回家來。奶媽一聽。原來是爲這麼一回事。便道：你要娶朱真生的女兒。老爺是決不答應的。惟有去求太太。現在這樣罷。你仍舊睡着裝假病。我暗中送飯來吃便了。我再求太太辦成這件事可好。公子道：就是這樣辦罷。從此丫嬛送進來的飯。他都不吃。奶媽自會暗中送來。那日奶媽便對太太道：太太。要少爺的病好並不難。只要依他一件事就可以了。太太道：只要他肯吃飯。病會好。不要說一件。就是十件也可以。奶媽道：這件事倒有些兒難辦。原來少爺愛上了朱老貢生的小姐。定要娶她回家來。太太一聽。便想了想道：不錯。這事真有些兒難辦。這時奶媽倒也着了急。恐怕連太太都不答應。連忙道：太太。如果這事辦不成。少爺是會要死的。太太道：我也是這麼想。待我去和他爸爸辦交涉。奶媽便到書房中對公子說了。太太已經答應。事有一半希望。到了晚上。太太爲着兒子的事。和老爺辦交涉。那知老爺大發其怒道：這個小畜牲。娶了媳婦。只年把。怎麼

又要再娶呢。就是我可以通過。親家翁也是不會答應的。我是不能作主代他娶。太太道。我所生兄妹二人。女兒是被拐子騙去了。所有這個兒子。我是寶貝的。你既不肯。便由我代他作主罷。本來我早就不答應叫兒子住在外面讀書。免得弄出意外的事來。你說不要緊不要緊。天天派人暗中留意。老爺道。不錯啊。我的確派人留意他的行動。都說他並沒出大門一步。太太道。兒子是你我兩人生的。你作一半主。我也能作一半主。現在這房媳婦是一定要娶的。老爺被逼得沒法。只得也答應了。這事對公子說了。非但病就好。肯吃飯。而且胃口好。第二天辦了幾席酒。請了許多親友。待酒過三巡之後。老爺便站起來向衆人拱了拱手道。小弟今日要請衆位幫忙件事。衆人都道。老兄的事無不幫忙。但請吩咐便了。老爺便把此事詳細說出。有位趙永聲和主人的親翁錢舟山是老友。自願去疏通。更有位口才玲瓏的王雪香願到朱貢生那兒去作伐。那趙永聲到了錢舟山的家中。却不在家。原來錢舟山是個賭鬼。終日躲在賭場裏賭博。把一份偌大的家產都

輸光了。現在弄得兩手空空。趙永聲到賭場中一找。那錢舟山却正輸得被幾個人要剝衣裳。趙永聲一見。便抱着拳頭拱了拱手道。舟山翁。恭喜。錢舟山一聽。忙問道。喜從何來。趙永聲道。令壻快又要娶一位奶奶了。錢舟山不聽則已。一聽大怒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女兒嫁過去未及三年四載。怎麼可以娶小呢。趙永聲道。舟山翁。不是這麼說。有錢的人家。娶三妻四妾是家常便飯。算不得奇怪。你如果能夠答應寫一個筆據。可以送你二千金。不知舟山翁意下何如。錢舟山一聽有錢到手。便說道。那末看你永聲翁的面上。算了三千金。我便寫個筆據罷。趙永聲也便滿口答應了。十足付了三千兩上好紋銀。錢舟山也便提筆寫了個筆據。大意是允許女婿娶第二房妻小。再說那王雪香也到朱貢生家中去作媒。一見朱貢生便抱着雙拳道。恭喜。恭喜。朱貢生問道。喜從何來。王雪香道。我今天特來做月老。朱貢生道。可以之至。你且說是那一家。王雪香道。不是別人。就是代國光公子來求婚。朱貢生道。他是已有了妻的。難道我的女兒嫁他做小嗎。王雪香

連忙解釋道。不是。不是。去做小。娶去也是做大的。朱貢生却想不肯答應。後面的朱夫人聽見了。連忙奔出來道。女兒是我生的。那個要你作主。像這種人家我是答應的。兒子的婚事可由你作主。朱夫人一面又說出女兒的八字來。王雪香寫了八字。拱了拱手返身便走了。以後便安心訂親。朱貢生都被老友邀去喝酒。所以也很相安。是從國光公子和湘倩小姐結婚之後。二人萬分的恩愛。而且湘倩是個多麼玲瓏的女子。翁姑被她馬屁拍得個團轉。都說她是個孝順賢惠的好媳婦。上上下下的人。沒有一個說她不好的。國光公子把個錢氏却拋在腦後。一連有個把月不進她的房中去過宿。未免有點兒怨恨。可巧丫嬛春香進來說。狀元坊前有個老尼姑。她是很有根基的。奶奶不如和她商量商量。問她什麼方法。可使少爺進房來。錢氏一聽不錯。連忙叫春香去把老尼請來。不多一刻。果然來了。便問她可有使少爺回心轉意的方法。老尼道。有有有。只要奶奶化二百兩銀子。做一場功德。保險公子能回心轉意。和你奶奶要好。把那個女子拋在九霄雲

外不過你可知道公子的生辰八字。錢氏道。只要少爺果真能還心轉意。莫說二百兩。就是四百兩也可以。少爺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的。都告訴了那個老尼姑。吃了些茶點。老尼姑懷着二百兩銀子便去了。第二天來的時候。帶着一個用桃樹製成的小木人。手足五官都刻得一件不缺。上面寫着公子的八字。便對錢氏道。須用七根針釘在這木人的七竅上。再用一根針釘在心上。安放在枕頭底下。我在那兒唸了七七四十九的經。公子不會不還心轉意的。錢氏聽了。十分相信。果然依法而做。一心想望公子回心轉意。來和她要好。一日。也是合該有事。湘倩房中的一個丫嬛冬香。和錢氏的丫嬛夏香在廚房中談天。誰知那個尖嘴的夏香對冬香道。我奶奶叫老尼做了個桃樹人。耳目。鼻和心上都釘了一個針。待四十九天之後。少爺便會和我奶奶要好的。把詳細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個痛快。那冬香便回到房中對湘倩道。奶奶。我來報告你一個重要的消息。湘倩道。什麼事要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的。冬香道。你還不知道哩。那邊的奶奶。起了黑

良心要謀死少爺的性命。說少爺和她不要好。現在她叫一個老尼姑做了個桃樹人。七竅上釘着綉花針。心上也釘着一根。唸了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少爺是會死的。你說這個消息重要不重要。於是又加油加醬添了許多壞話。湘倩聽了又驚又怕。待至晚上國光公子進房的時候。湘倩對他只是哼哼的一連十七二十八個哼。弄得國光莫明其所以。忙問是爲了什麼事。湘倩道。那個女子要你的性命。便把冬香傳來的話。一句不漏地詳詳細細的又說了一遍。國光聽了勃然大怒。負着怒氣。便到錢氏的房去。砰砰彭彭的一陣敲門。大叫開門。因爲錢氏以爲不進房來已有多天。所以老早便把門閉了。如今忽聽得大聲叫喊開門。只覺得滿心有說不出的歡喜。還以爲這位老尼姑果然法力高超。至今還沒到十天。少爺果真便回心轉意了。現在竟來敲門。錢氏便滿面含着笑容。將門兒一開。只見國光怒容滿面。走進了房門。也不和她打話。直到牀前。拿起枕頭。只聽得嘶的一聲。裏面掉下一個桃木製成的小人。背後寫着自己的生辰八字。果然七竅之

上釘着針兒。當心胸前。也是一根針兒。國光公子怒問道。你這賤人。做得好事。這木傀儡是那裏來的。因何寫着生辰。又釘着針兒。豈不是要謀害我麼。錢氏一時有口難辯。只是哭泣。國光公子便要去告訴父母。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縊死鬼繩索無踪

桂花仙情絲牽合

却說國光公子。一見了那個桃樹木人。十分大怒。以爲是要謀害自己。錢氏有口難辯。只是哭泣。不作一聲。國光便拿着木人爲憑。奔去告訴爺娘。那時父母亦已睡了。把門關着。國光只是一陣敲門叫喊。父母不知是何原故。起來把房門開了。公子便跨了進去。叫道。爸爸。媽媽。那個不賢的賤人。如今要我的性命。她弄了這麼一個木人。又要唸經拜織的拜死我。說着便把木人遞給父母看。太太倒也十分明理。便說道。沒有這回事罷。那裏會有要弄死自己丈夫的人。如果丈夫死了。她豈不是要做寡婦麼。至於這個木人。內中定有什麼原因也說不定。讓我去盤

問盤問她來。老爺也十分贊成的道。太太說得不錯。且去問她來再說。聽她說有無理由。公子一聽。倒也合乎情理。公子和母親便來到錢氏房中。只見房門緊閉。敲了半天。也無人答應。而且裏面聲息全無。覺得十分奇怪。便打門進去一看。只見錢氏高高地懸在樑上。早已氣絕身死了。太太和公子見了。都吃一驚。連忙將丫嬛使女等人喚醒。急將錢氏安放在牀上。讓他好好躺着。太太伸手去一摸錢氏的胸前。還有一點微溫。尙知有救。卽令丫嬛施用人功呼吸。又灌了些薑湯之後。却漸漸蘇醒轉來了。各人一見。都把胸前的一塊石頭落地。國光仍回湘倩的房去。太太伴着錢氏睡了一宵。一夜之中。便盤問錢氏因何要做這樣的一個本人。是那裏來的。錢氏便將自己的意思。詳細地說了出來。無非是想公子回心轉意罷了。太太本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也十分原諒錢氏。第二天又將兒子埋怨了一番。說他不該歡新厭舊。以致冷落了錢氏。故而出此下策。從此以後。太太吩咐每隔三天。各人房中輪流一次。而後倒也夫妻重好。相安無事。這是後話。也不

必說。再說晚上錢氏上吊。却沒有死。原來一個人的要死。原是要有鬼的。沒有鬼是不會死的。那天晚上錢氏正要上吊的時候。府中有一位總賬先生。因爲他姓牛。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叫他做老牛。這晚老牛正在他天井旁邊的臥室兼賬房中寫賬。天空中微微地有些月光。隱約可以看得見。但不甚明瞭罷的。忽見一個女子從外面進來。那個女子。向着廚房的那條路走去。穿着白色的短衫。月白色的背心。黑的褲。生得如何樣的臉蛋兒。却看不真切。老牛見了。心中暗自奇怪。以爲是府中那個丫嬛和那個小廝。有什麼不明不白的勾當。便急忙尾隨在那女子的背後。直跟到廚房中。只見那個女子望着灶君拜了幾拜。伸手上去。好像放掉一件東西似的。一瞬眼便不見了。老牛十分奇怪。便伸手上去一摸。拿下一個東西。好像是橡皮圈似的心知這個女子。必定不是人。一定是吊死鬼無疑。便把這個橡皮圈似的東西。帶到房中。放在一部易經裏。因爲鬼是最怕易經。隔了一會兒。那個女鬼。站在老牛的窗前。只是向他拜。意思是要討還那個東西。却只

是不說話。老牛理也不理她。口中只是不住地唸着易經。那女鬼見老牛並不還她。便想伸手來要取的樣子。却又縮回手來不敢。繼續再拜。還是不理她。那女鬼很着急似的。突然把臉一變。倒說頭髮都會根根豎起來的。而且七竅流血。舌頭拖出有尺把長。一跳一跳地多麼可怕。老牛雖然心中害怕。閉着雙目。喃喃不住唸着易經。也不知隔了幾許時候。只聽得公鷄三唱。天已黎明了。老牛睜眼一看。那個女鬼。也已不知去向了。看看易經中的橡皮圈兒。依舊安然仍在。去到內宅一問。昨夜原來錢氏要上吊。幸而沒有死。要說一個人要尋死。一定要有鬼。沒有鬼是不會死。那錢氏要上吊。便有這個女吊死鬼來討命。原來鬼的來討命。須要經過灶君答應簽字之後才可。那知這件要討命最重要的圈兒。被老牛拿去了。以致她不能討命。錢氏因得未死。這回事老牛大大有功。也不必說。離京五十之遙以外。有座清風山。山上有個似仙洞。洞中住着一個桂花仙子。因這清風山上。有顆桂花樹。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故而這樹受了日月之精華。已能通靈。天帝賜

其做一花神。她却不肯受職。願在人世。所以便住在這清風山上的似仙洞中。也不能以歲月計算。一日。有兩個槐樹精。因見桂花仙子生得十分美麗。便欲娶她。回洞爲妻。桂花仙子那肯答應。一言不合。便和那兩個槐樹妖精鬥了起來。桂花仙子使的是一條銀色長槍。兩個妖精一個使的是九段連環棍。一個使的是九齒釘耙。好像豬八戒一樣。都生着個大肚子。滿面都是疙瘡。滿臉都是鬍鬚。露出一身黑肉。三人各各立成門戶。便戰將起來。幾個回合之後。桂花仙子的槍法好不高強。使得如同一條活龍似的。毫沒些微破綻。兩個槐樹妖精奈何她不得。一個將九段連環棍使個老猿望月。從桂花仙子的頭上打去。同時一個也使了個烏龍取水。打個九齒耙由下挑上。這樣雙管齊下。只要桂花仙子的槍法一亂。便可將她生生擒去。還是要捉回洞中。成其夫婦。那知桂花仙子將身往下一聳。便成個鶴立鷄羣。將槍使個破鏡重圓。把棍和耙統統劈開。而且毫不費力。二妖一見。好不小心驚胆戰。那敢戀戰。各各露個破綻。跳出圈外。脚下登起兩朵烏雲。往東

逃去。桂花仙子不肯輕易放過。便也飛去一朵青雲向東追去。一直追了有百十念里。未把兩個槐樹妖精追到。便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拋將過去。二個妖精被吸將進去。立時化得屍骨無存。心中暗想。這兩個該死的東西。如此無理。我修道千有餘年。今胆敢說娶我爲妻。未免太覺笑話。桂花仙子一面想着。一面慢慢地騰雲回洞。一時經過北京地界。低頭一望。只見一家花園之中。有對年青的夫婦。便正坐在花叢之間。却在飲酒。好不自然快樂。諸位一猜便着。這對年青的夫婦。便是國光公子和湘倩二人。桂花仙子在雲中一看。那公子生得好不眉清目秀。英俊非凡。確是出類拔萃的美少年。桂花仙子見了。忽然覺得心中一動。十分羨慕。那個女子配了如此如意郎君。我見了也覺心愛。如果帶他回洞。則有說不盡的閨房豔福無窮。那知桂花仙子就這麼一動凡心。便將袖一拂。竟把國光公子攝上雲端。便把公子帶上清風山的似仙洞中。兩個使女出洞迎將進去。洞中的陳設。簡單而雅潔。這時候的國光。把嚇得莫知所以。驚魂略一鎮定。舉眼四望。只覺

得是別有天地。好像神仙洞府。如天堂一般。十分幽麗。自己處身在一間臥室之中。一張白石的大牀。亮得好像水晶彷彿。掛着緋色綢質的軟帳。牆上掛着一口雙劍。以及幾件花卉字畫。地發光。却沒有些微塵土。明窗淨几。滿室之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幽香。芬芳撲鼻。這種香味。是世間少有。而且珠簾低垂。確是個幽靜的所在。桂花仙子忽對國光道。公子。你我有夫妻之緣。故帶你到此。同享這幽靜的生活。不必再下山入世。國光見她倒也非常溫存。沒有一點兒兇惡之色。便也說道。仙子。無福之人。怎配在此仙府。而且我有父母在堂。下有嬌妻盼望。務求仙子快快送我回家。桂花仙子故意把國光公子帶上山來。要和他成其夫婦。怎肯輕輕送他回去。正在這時。使女忽然進來說道。外面有玫瑰仙子和薔薇仙子欲見。桂花仙子急忙將國光公子藏在房中。自去會那兩個仙子。但是心中未免有些怨恨。早不來。遲不來。偏偏要在這個時候來。沒法。只得出來相見了。彼此敘禮畢。桂花仙子笑着道。今天是什麼風。也會把你們兩位吹到敝舍來的。玫瑰仙子

和薔薇仙子道。無事不敢趙府。因今日乃是牡丹娘娘大壽。我們特來約你同去慶賀。你也真太會善忘了。玫瑰薔薇兩仙子。便不由分說的拉了桂花仙子往外便走。桂花仙子忽想到房中還有國光公子在那兒。便對兩位仙子道。請兩位姊妹在此稍待。我還有一些小事。讓我去吩咐使女明白。而後再和姊妹等同行。說着便走將進去。對兩個使女道。你們好好服侍公子。我欲至牡丹娘娘處祝壽。不得不去。你們千萬好自小心着公子。待我回來。重重的有賞你們。兩個使女唯唯答應。桂花仙子便和玫瑰薔薇二仙子放心而去。此去須一二日後。方能回轉洞府。那湘倩和國光公子在花園中。忽然一陣香風過後。不見了公子。這一急。立時暈了過去。她自己也並不知道。好像走進另一個世界。舉目四顧。是個從未到過的地方。十分清雅。滿地開着鮮花。非常好看。這種景色。却始終沒有見過。她一路上走去。前面忽然有條大河。隔河望去。對面的景色。尤其美麗無雙。她很想過去一看究竟。卻沒有船隻可以渡過。找了半天。却看見有座木橋。心中好不歡喜。便

走至橋畔一看。原來是叫奈何橋。湘倩也莫知所以。一心要想過去。一看這美麗的景色。便一脚跨了上去。只覺得那橋搖了幾搖。她壯着胆子。走到半橋。搖得格外厲害。要是回來。或者過去。都是一半路程。還是大胆過去。向着河中一望。水流得很急。她有點害怕起來。不免將身子幌了幾幌。幾乎掉下河去。後來終於被她走過座獨木的奈何橋兒。過了橋。遙見一座大城。她望着那城走去。行了不多一刻。業已來到城下。抬頭一望。上面有酆都城三個極大的金字。湘倩一想。酆都城原來就在這裏。便進將城去。兩旁的商店。規模很大。就是來來往往的人。也特別的多。却靜而不喧。而且很有秩序。她心中暗想。這個地方的官兒。倒管治得很是不差。她走到一個所在。有個衙門。十分宏大。外面十分威嚴。往裏一望。只見一個官兒坐在中央。兩旁站着幾個公人。鴉雀無聲的。連一根針兒掉在地上都會能夠聽得出聲兒來。公案的前面。有一個罪人般的跪着。一個三脚架。有個白銅的鈎子。鈎着那罪人的舌尖吊上去。滿口都是鮮血淋漓。那個坐在案上的官兒道。

你不該在人世搬弄是非。如今來到這兒。絲毫不能隱瞞。故欲吊你的舌尖。割你的舌根。說聲未絕。便有一個公人。執着把雪亮的短刀。把那人的舌頭割下。掉在地上。化爲一灘血水。便不見了。湘倩這時忽然返身。要想回家。却找不到那條來的道路。訊問回家去的那條路程。這許多人搖頭並不答她。這個當兒。湘倩心中十分着急。要是回家。都不能夠。今晚睡到那裏去呢。禁不住一陣心酸。便掉下淚來了。路人只向她望了望。並不理睬。忽然聽一聲吶喊。兩旁的路人都紛紛讓避。湘倩只是躲在道旁哭泣。隔不多時。有一乘綠呢大轎。裏面坐着一個官兒。氣慨十分闊綽。好像是個什麼大官。聽得湘倩的哭聲。那人在此何故哭泣。下人答道。是個女子在此哭泣。便把湘倩帶上。忽從轎中探出一個淡青色的臉兒。是個滿腮鬚髭。頗不漂亮。一見湘倩生得十分苗條美貌。倒也便愛上了心。只吩咐得一聲。把她帶回府去。兩個公差模樣的人。不由分說。拖着湘倩便走。湘倩隨着二人。也分辯不出東西南北。走上許多路程。連腿兒都覺得有些痠痛。忽到一個所在。

有一座府第。蓋造得十分富麗堂皇。這時兒天色已將傍晚。但見裏面點得燈燭輝煌。下人使女成羣。都來迎接那個官兒。這大概是他的家了。這時那官兒便踱了進去。堂上早已設着一席酒菜。那個官兒便在中央一坐。喝了幾口茶。叫湘倩在旁陪坐。湘倩也莫知所以。恐怕也是不敢違抗。只得坐在一旁。一個使女斟上兩盃酒來。那官兒呷上幾口。忽對湘倩說道。你這位娘子。你可知道這裏是陰世。並不是陽間了。你何故來到此地。如今你不能回去了。湘倩聽了不覺大驚。啊。我怎麼會來到這裏。如今我要回家了。求你送我回家罷。那官兒哈哈大笑道。你既已來到此地。却不能回去的了。如今你便住在這裏罷。我乃閻王處的判官。掌握生死之權。我因可憐你這娘子。收你爲妾。免得至官府受苦。湘倩忽又想起方才衙門中的一幕。好不可怕煞人。要是答應那個判官爲妾。於心不甘。心中甚是掛念國光公子。禁不住一陣傷心。又哭了起來。那判官道。你不必哭泣。只要安心好好在此。勝於陽間萬倍。湘倩却不答言。只是默不作聲。那判官心知一時不能

如願。便令幾個下女把她送進一室。甜言蜜語的好言相勸。欲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惡判見色起淫心 閻王無私延女俠

却說判官見湘倩不肯答應給自己爲妾。要是放棄。於心實有不願。因爲如此美人。陰陽二間少有一心一意要佔爲己有。便派兩個下女。伴她在一室中。用好言相勸。那知湘倩滿心掛念國光公子。任你用什麼甜言蜜語。或加威脅。她只是願死不從。兩個下女。沒法可想。只得回覆判官知道。說湘倩不肯相從的話。判官一聽。十分大怒。她既然如此不識抬舉。給她一點苦頭吃吃。便派了一個小鬼。把湘倩押至冰山脚下。永遠不得投生。却說鴛鴦女俠那日從杭州用了縮地術。飛奔來京。不消一日。業已到達北京。到天喜衙門一看。門庭如故。還沒有改變舊樣。門公老劉。因爲從小常在看見。却還認識。不過多了幾條花白鬚鬚罷了。鴛鴦女俠

上前喚道。老劉。你可還認識我麼。老劉一望鴛鴦女俠。穿着件箭袖緊身上衣。腳踏雙薄底軟皮靴。背着口寶劍。却是個俠女的打扮。眯着眼睛。細細地看了一回。依然想不起來。便說道。你這位姑娘。雖然十分面善。一時却記不起來了。你到底是誰呀。鴛鴦女俠笑道。老劉。難道你竟會忘記了我不曾麼。那也不能怪你。十多年未見。你的鬚髮也都斑白的許多。莫怪你認不得我是幟英了。老劉一聽到幟英二字。喜得他眯着老眼。跳將起來道。原來是二小姐麼。十年之前。都道你被騙子拐去。生死未卜。哭得老爺太太死去活來。如今一旦回來。好不歡喜煞人。說着。飛奔進去通報。老爺太太一聽女兒今日居然回家。喜歡得老眼花眯。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踱至階前。鴛鴦女俠已走將進來。父母女兒彼此相見。禁不住又悲又喜。悲的是兒子今又不知去向。喜的是女兒一旦回家。又和錢氏也相見了。太太陪着鴛鴦女俠來到房中。太太問道。女兒。你被騙子拐去。已有十多年之久。到底一向是在那裏。如今回來。怎麼又如此打扮。鴛鴦女俠道。女兒七歲那年。和奶

娘去看龍燈。師父見女兒頗可造就。便將女兒帶上山去。教女兒劍術。現有八九成功。令我下山爲世安良鋤奸。今日師父叫女兒快快回家。說哥哥有難。令女兒特來援救。不知哥哥遭遇何難。尙望母親示知。太太道。你不說起。我一時倒也忘了。昨日你哥哥和你二嫂。在後面園中散步。那知你哥哥忽然不知去向。你二嫂却暈倒在園中。如今扶睡在房中。昨日至今昏然不省人事。心房只微微跳動。故而不思收殮。今已致意她家。未見派人來此省視。鴛鴦女俠道。媽媽。你且領女兒前去看視。太太便和鴛鴦女俠母女二人。來到湘倩房中。只見珠簾低垂。却有兩個丫環伴在那兒。鴛鴦女俠走近牀前。用手在湘倩的口中一試。只覺惟有一根遊絲。奄奄只剩一息。在胸前一摸。心房輕輕跳動。尙有一些微溫。鴛鴦女俠道。二嫂乃一時氣急而死。那是沒有關係。太太道。你還是一個孩子的脾氣。就是這樣。雖然不是真死。只要再隔二三天之後。一些不吃東西。連餓都會餓死的了。鴛鴦女俠却顯得非常得意的說道。我自有妙藥能夠救她。太太聽了。十分歡喜。

道。你可快快取出。救你二嫂的性命。那末你背上的這劍。老是背着。現在家中。也可以放下了。鴛鴦女俠笑道。媽媽不說。我也幾乎忘了。只是將劍背着。有何意思。便反手將劍解下。放在桌上。一面又探手入懷。取出一包小小丹丸。上面寫着返魂丸三字。鴛鴦女俠便在這小紙包中。取出一粒。化在一盃開水之中。便向湘倩口中灌去。鴛鴦女俠道。這丸萬試萬靈。只要服下四五分鐘之後。便可立愈。太太聽了也十分歡喜。只待湘倩醒來。誰知過了有四五個四五分鐘。仍舊不見湘倩醒來。太太便問道。這許時候。難道藥力還未到達不成嗎。連鴛鴦女俠也覺得十分奇怪。心想。此丸萬無一失。這次怎麼會不靈起來呢。再向湘倩的臉兒細細一看。見她的神色。與昏暈有異。便說道。媽媽。我看二嫂如此情形。必定是遇鬼作祟無疑。如今哥哥又不知被什麼妖精攝去。究在何處。尙難明白。二嫂又是遇鬼。我看還是先代二嫂辦個究竟之後。再去找尋哥哥如何。太太對於兒子愛若掌珠。對於媳婦。又很寵愛。子媳同樣寶貝。以致她一時竟不能決定。須得要利老爺商

議而後再行定奪。三人商討的結果。只要鴛鴦女俠辦理順手便可。不論先救兒子。或是媳婦均可。鴛鴦女俠覺得二嫂的現象可奇。便仍將雙劍背上。心中暗想。二嫂死又不得。活又不能。我倒要到陰間去探個究竟。立時要走。父母相留住了。一晚。第二天。鴛鴦女俠一早便出了天喜衚衕。一路走去。想道。既要到陰間去查個明白。那末到陰間去的路途。往那裏走呢。忽然又想到。四川乃是陰陽交界之地。只要到了那兒。不難去到陰間。鴛鴦女俠想到這裏。很是得意。便出得城外。在荒僻的所在。疾忙騰空飛上。駕起一朵白雲。直往四川而去。鴛鴦女俠駕着白雲。耳邊只聽得呼呼之聲。快得如風馳電掣一般的迅速而行。低首一望。地上的山川河流。樹木森林。宮殿房屋。如巨浪一般的向後移去。待鴛鴦女俠到四川地界。已在下午。便在荒涼處按下雲端。又走了三五里路。成都府便在眼前。鴛鴦女俠進得城來。市面十分熱鬧。而且人烟稠密。便走進一家旅店。定下房間。用了晚膳。覺得這種滋味。比衆不同。每樣菜肴之中。總帶點兒酸辣。倒也很是鮮美可口。鴛

鴛女俠因爲飯後無事。隔房住着父女二人。是來此投親的。鴛女俠便和他們隨便攀談。據說那個老兒是生長在四川的。所以對於此間的情形。特別清楚。後來至南方做些賣買。所以女兒却是生長在那南方的。鴛女俠聽了。心中十分暗喜。這老兒既很知道四川的情形。便問道。老伯。聽說四川是陰陽交界之地。不知究有此話嗎。那老兒道。不錯。這話我也聽見有人常常說。鴛女俠聽了。心中又是一喜。四川是陰陽的相交之地。誰知竟確有此話。便又問道。既然如此。那末從何處才能去到陰間。老兒道。這話問他怎甚。那有人要去到陰間。鴛女俠一聽。不免一怔。大概是那老兒也不知道。而且被他問得難於回答。便道。我不過是問問而已。既是來至此地。也得知些這兒特別的事實。故而訊問老伯。可知這個別的也無甚意思。老兒道。既然如此。但定要說四川能到陰間。但無人去過。不能說他一定是事實。作爲故事聽聽。未爲不可。鴛女俠聽了。心裏又寬鬆了些。大概這老兒會知道的了。連忙道。老伯所說不差。我也是這麼個意思。作爲故事聽

聽而已。老兒道：據此地的公差說，衙門之中，有一座門上貼着許多封條。人家都說這座門可以至陰間。所以每有新官來此上任，必加貼一對封條。從沒有人敢啓封過的。這却是很實在的情形。但是否事實，那便不得而知了。鴛鴦女俠聽得明白，心中暗暗高興，又與他們父女二人，暇談了一回。因見天色不早，便各自安寢。鴛鴦女俠在自己房中，躺在牀上想道：現在時間尚早，要去行事，還不是時候。須待人靜之後，方才妥當，便安心睡去。一覺醒來，只見紙窗上微微地透進一片月光。鴛鴦女俠便輕輕跳下牀來，整理一整理了衣服，又將雙劍插在背上。要想從窗中跳出，那知這兩扇木窗，却是新製的，只要略一推動，便吱吱格格的響個不了。鴛鴦女俠恐怕有人聽見，諸多不便，要是從房門中出去，那門門又是門得緊緊的，一定也會發出聲音，難免仍要驚醒他人，還是從窗中跳出，較為妥當。但是要吱吱格格的響，如何是好，須得想個方法。鴛鴦女俠略一思索，便走到桌子前面，拿起了一把茶壺，在上上下的四個窗臼上，倒了許多冷茶，隔了一

些時候。料知木頭已被冷茶浸得漲胖了。把窗門輕輕一開。果然全沒聲音。鴛鴦女俠便聳身上屋。四顧一望。微微有些月光。但並不十分明亮。隱約可以看見。鴛鴦女俠便連聳帶竄的跳過幾所屋子。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在屋面上飛行。確是身輕如燕。經過的地方。屋瓦不碎。那裏會有人知道呢。鴛鴦女俠站在一家較高的屋頂上向前眺望。但見府衙門却在正街中央。所隔不遠。鴛鴦女俠便飛身下屋。從正街上往府衙走去。街上早已沒人來往。鴛鴦女俠十分放心。如飛而去。剛至府衙門前。忽見兩個更夫。提着扑刀。照着燈籠。巡查而過。鴛鴦女俠恐怕被此二人撞見。諸多不便。即忙再飛身上屋。眼看二人走過之後。鴛鴦女俠才聳過正街。跳上府衙的屋面。向四面望了一週。却沒有人。便放心跳下天井。走進大堂。黑得如漆一般。好在鴛鴦女俠的那雙眼睛。下過相當苦功。黑暗之中。尙能看得真切。不至東碰西撞的發出些微聲息。經過大堂。轉向後面。又是一座天井。照下灰色的月光。鴛鴦女俠恐怕外面有人。便躲在黑暗之中。探頭巡視一週。便像老

鼠般的一竄。過了第二重天井。在那二堂之中。果然有兩扇門兒。雙雙地緊閉着。門上的封條。已有二寸多厚。鴛鴦女俠便把封條扯去。下面却有一把黑鐵大鎖。將兩扇門兒。牢牢鎖住。倒顯得十分堅固。鴛鴦女俠好像毫不費力的一絞。把那碗大的鎖兒。分成兩段。便輕輕推開雙門。只覺得一陣冷風。陰森森的好不怕人。鴛鴦女俠也感到毫毛直豎。往後倒退了三步。鴛鴦女俠因為救嫂心切。便鼓着勇氣。走將進去。便有一段石條扶梯。走了下去。却是一條隧道。只是陣陣陰風。冷澈心骨。鴛鴦女俠心中暗想。這個所在。確似去到陰間的道路。走了不少路程。才出隧道。忽然眼前十分明亮。猶如別有天地一般。而且也沒有那澈骨的陰風。宛似陽間一般無二。同樣有城廓山河。那裏像什麼陰世。鴛鴦女俠便望着大道走去。只見前面城上有酆都府三個大字。鴛鴦女俠一見。好不滿懷歡喜。要去找尋二嫂。正是這個所在。便走進城去。兩旁房屋整齊。街道寬大清潔。比那陽間尤覺氣概。而且天網稠密。來來往往。却很有秩序。不比陽間。雜亂無章。鴛鴦女俠一路

上走去。來往的行人。都望着鴛鴦女俠。顯得十分奇怪的神色。但也沒人前來問訊。鴛鴦女俠穿過了幾條橫街直巷。忽見前面有座大衙門。蓋造得非常高大威嚴。上前一看。原來是第五閻王。森羅寶殿。鴛鴦女俠一想。這第五殿閻王。却是鐵面無私的包公。我既然來此找尋二嫂的陰魂。非去問他。不能得到仔細。便要一步跨將進去。那知被幾個公差。攔住去路。不准鴛鴦女俠衝將進去。問她有無事情。須得說個明白。才得放行。鴛鴦女俠一想。倒也說得不錯。怎可貿然闖進。便道。我乃人稱爲鴛鴦女俠是也。因二嫂生死未明。特來查問明白。才得安心。公差一看鴛鴦女俠。生人能至陰世。必有來歷。也不敢有所怠慢。便道。既是如此。那末請你在此稍待。等我進去通報之後。再來奉請。鴛鴦女俠道。說得有理。快快進去通報。公差便入內通報。沒有多時。仍是這個公差出來道。閻王有請女俠。說着。便在前響導。鴛鴦女俠在後跟隨。走過二門。便來至大堂。左右兩旁站着牛頭馬面。以及許多公差。各執着鐵鏈棍棒等物。好不威風凜凜。中央高坐着一個黑臉官兒。

這定是五殿閻王包公無疑了。身旁站着一個青臉判官。手中捧着一冊生死簿。鴛鴦女俠見了。不禁肅然起敬。連忙緊走幾步。恭身上前施了一禮。五殿閻王包公也微微欠身。作爲答禮。便問道。此乃陰世。未知女俠來此何事。鴛鴦女俠又施禮。無事怎敢來此。實因家中二嫂的生死不明。故特來此探個究竟。包公又問道。是如何一回事。你且說來。待我查問。鴛鴦女俠道。家嫂朱湘倩。今忽求生不可。欲死不能。是何原故。未知陰間可有此魂。此鬼。包公聽了。也顯得有不解之色道。這倒奇了。待我細細查問。嚴辦這個。說着便在身旁判官的手。取過生死簿。鴛鴦女俠一眼見那判官。滿面露出驚慌之色。却也無人注意。鴛鴦女俠看在眼中。心中有些明白。那知這包公。在生死簿上。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却沒有寫出朱湘字樣。查其陽壽。尙有四十八年。我衙門中却並無此鬼。也許一至四殿。亦未可知。便對鴛鴦女俠道。我衙門中並沒此鬼。待我會合十殿閻王。待至查出。一定從嚴究辦。陰世不比陽間。怎可有此糊塗案子。鴛鴦女